

金瓶梅詞話



04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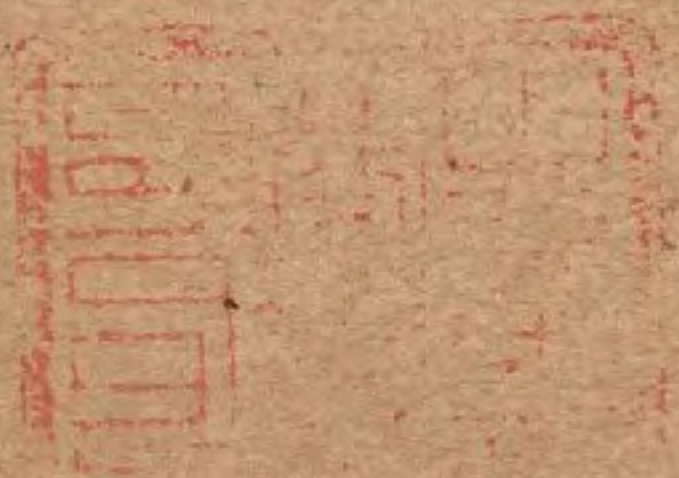














# 金瓶梅詞話

第一冊

蘭陵笑笑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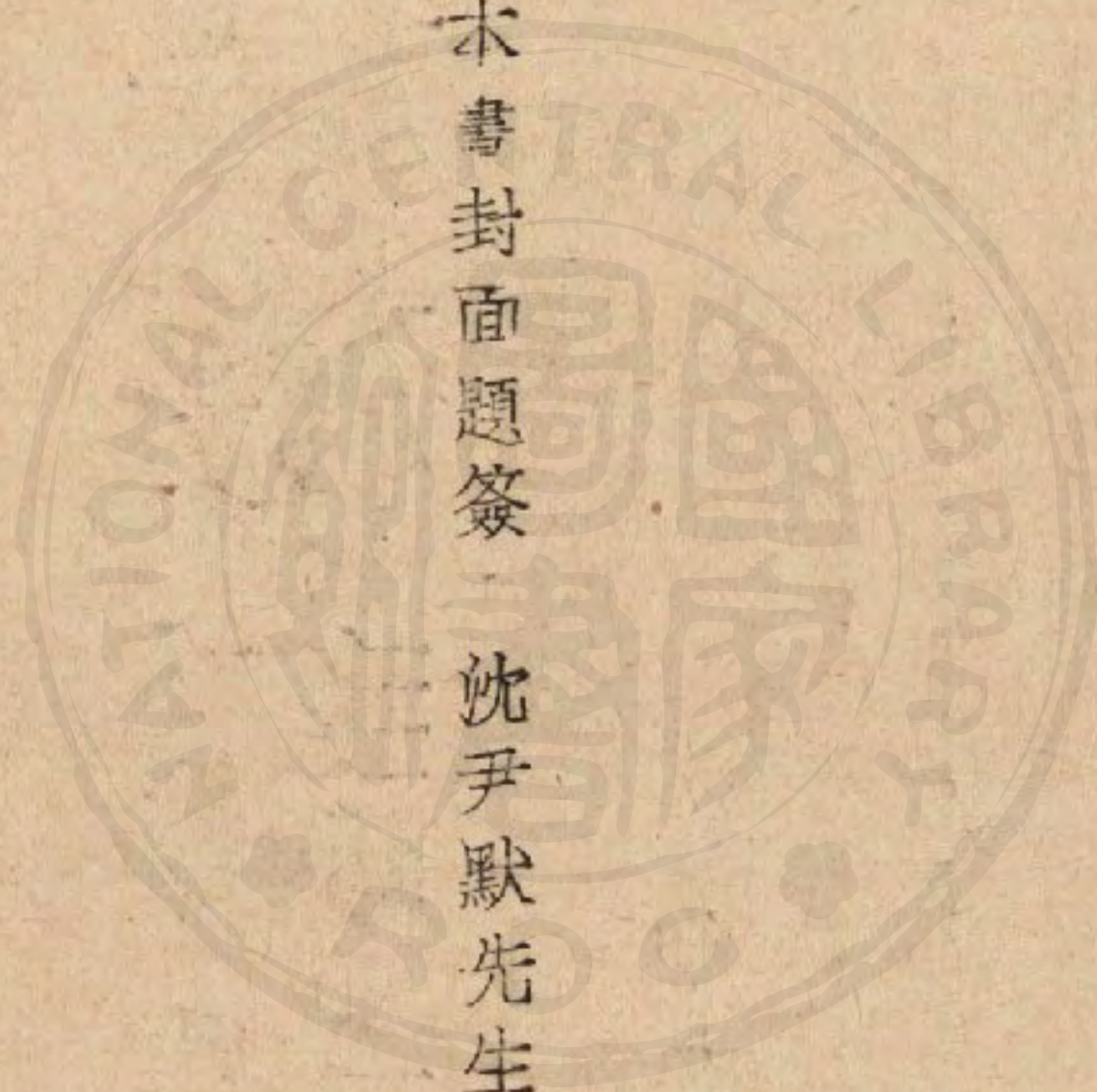


第一輯  
第七種

據明萬歷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本書封面題簽  
沈尹默先生





051.9  
6996  
24  
v.2

# 金瓶梅詞話 目次

## 第二冊

### 卷之三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吳月娘掃雪烹茶  | 應伯爵替花勾使  |
| 第二十回西 | 門慶私淫來往婦  | 春梅正色罵李銘  |
| 第二十三回 | 玉簪觀風賽月房  | 金蓮竊聽藏春塢  |
| 第二十四回 | 經濟元夜戲嬌姿  | 惠祥怒詈來旺婦  |
| 第二十五回 | 雪娥透露蝶蜂情  | 來旺醉謗西門慶  |
| 第二十六回 | 來旺兒遞解徐州  | 宋蓮蓮含羞自縊  |
| 第二十七回 | 李瓶兒私語翠翫軒 |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
| 第二十八回 |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
| 第二十九回 | 吳神仙貴賤相人  | 潘金蓮蘭湯午戰  |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卷之四

- |       |          |          |
|-------|----------|----------|
| 第三十一回 | 琴童藏壺覷玉簪  | 門慶開宴吃喜酒  |
| 第三十二回 | 李桂姐拜娘認女  | 應伯爵打渾趨時  |
| 第三十三回 | 陳經濟失鑰對唱  | 韓道國縱婦箠鋒  |
| 第三十四回 | 書童兒因籠攬事  | 平安兒含恨截舌  |
| 第三十五回 |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 書童兒粧且勸狎容 |
| 第三十六回 | 翟謙寄書尋女子  |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
| 第三十七回 |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
| 第三十八回 |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
| 第三十九回 |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
| 第四十回  | 抱孩童瓶兒希寵  | 粧丫鬢金蓮市愛  |





吳月娘掃雪烹茶





春 梅 姐 正 色 閑 邪





鈔 輸 兒 瓶 桴 棋 睹





惠 祥 怒 晉 來 旺 婦





西門開宴爲歡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糕 丫 髻 金 蓮 市 愛



# 金瓶梅詞話

卷之三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脈脈傷心只自言

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罵章臺柳

緘面羞看玉井蓮

只爲春光輕易泄

遂教鸞鳳等閒遷

誰人爲挽天河水

一洗前非共往愆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蹊」於是潛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試聽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夜杳祝禱穹蒼保佑夫主早早回心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爲終身之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鬢小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內滿爐炷了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流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壻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瞞着兒夫發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保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



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愿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滿庭香霧月微明。

拜天盡訴衷腸事。

那怕傍人隔院聽。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原來他一篇都爲我的心。倒還是正經夫妻。」一面從粉壁前攉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恰燒畢了香。不防是他大雪裏走來。倒說一跳。就往屋裏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不曉的。你一片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裏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裏。你也就差了。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那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紬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粉妝玉琢銀盆臉。蟬髻鴉鬢楚岫雲。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根前。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的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知君子。方纔識好人。千萬作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裏自生由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裏也難擡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丫頭攢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作氣不作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雞扯脖。口裏姐姐



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玉簪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香桌兒。還不收進來罷。」小玉道：「香桌兒頭裏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跟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乃。月娘道：「不看世界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坐的一處。教玉簪來捧茶與他吃了。那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如此這般囔鬧。告訴一遍。「我叫小廝打了李家一場。被衆人拉勸開了。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躑不躑不在於我。我是不管你儂才料。你拿响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於是脫衣。打發了鬻出去。要與月娘上牀宿歇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定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牀上就够了。要思想別的事却不能夠。」那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月娘道：「怎的中風不語。」西門慶道：「他既不中風不語。如何大睜着眼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你。」西門慶不由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以下刪去十三字）殢雨尤雲。未肯卽休。正是：

得多少海棠枝上鶯梭急。

翡翠梁間燕語頻。

不覺到靈屏一點。美愛無加之處。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擘。嚙枕態有餘。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於帳內。正是：



意恰尙忘垂綉帶。興狂不管墜金釵。

有詩爲證：

鬢亂釵橫興已饒。情濃尤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妝臺立。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晚夫妻幽歡不題。却表次日大清早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會。」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二娘進屋裏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妝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莊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端的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裏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裏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和怎的。平白浪擲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春。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裏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家甚麼破綻。把淫婦們門窗戶壁都打了。大雪裏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答裏。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磣死了。像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過來說道：「早時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鬼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有這個道理來。又沒人勸自家暗裏。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清。」玉樓道：「他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倒教俺



們做分上。怕俺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們說和那個因院裏着了氣來家。這個正燒夜香。湊了這個巧兒。正是我親不用媒和證。暗把同心帶結成。如今你我這等較論。休教他買了乖兒去了。你快梳了頭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人每人出五錢銀子。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廢事起來。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你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裏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還睡。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裏摸見薰被的銀香球。說道：「李大姐生了彈這裏。」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們有樁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今日大雪裏。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脚。叫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個營生。大家的事。像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裏來。我那討銀子。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



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裏使，都是扣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裏有富餘錢。教我說了半日，你當家還說沒錢。俺們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倭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秤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像打骨禿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起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鴛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不出來，爹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步馬回家，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罐兒，長連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俺們使着你，只推不得閑，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下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起這淫婦來了，看到我明日對你爹說，不對你爹說。」玳安道：「耶嚒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謾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便了，原來也許你罵



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裏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如此這般，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

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裏來興買了鷄鷺下飯，逕往廚房裏去了。玳安便提了一壘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簪：「小廝的東西是那裏的？」玉簪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裏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裏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壘，攪着些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石崇錦帳圍屏，放下軸紙梅花暖簾來，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廚下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長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裏替你磕頭哩？俺們磕着你，你站着，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已定還不跪下哩，也折你的萬年草料。若不是大姐姐帶攜你，俺們今日與你磕頭。」于是遞了西門慶，賴了鍾兒，從新又滿滿斟了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也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有俺們面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沖撞了。」



姐姐。俺們不管他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憨打勢，還在上坐着，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是哩。」那西門慶只是笑不動身，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簪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其餘都平敘姊妹之情，於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己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簪、蘭春，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絃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云云。西門慶聽了，便問：「誰教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簪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經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上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鐘筋，合家金爐添獸炭，美酒泛羊羔，正飲酒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擗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鷺毛，刷刷似數蟹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頃刻拂滿蜂鬚，似飛還止。龍公試手於起舞之間，新陽力玉女尙喜於團風之際，襯瑤臺似玉龍鱗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接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罐，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茶，與衆人



吃正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

紫金壺內噴清香。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報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朝上向衆人磕下頭去，又打了個軟腿兒，走在傍邊，把兩隻脚兒並立。西門慶便道：「你來得正好，往那裏去來？」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裏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計掛着爸宅內，姐兒們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犀金橙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套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絃調定，頰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寒風布野」云云，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團圞勾頭鷄膝壺，滿斟窩兒酒，傾在銀法郎桃花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杯。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麵蒸餅，一碗韭菜酸筍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鷺，一碟香噴噴晒乾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養魚，一碟奶罐子酪酥伴的鴿子雛兒，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三扒兩咽，吞到肚內，舐的盤兒乾乾淨淨，用絹兒把嘴兒抹了，走到上邊，把身子直豎豎的靠着榻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字，一向也不過那裏去，論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爸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合家歡樂，先是陳經濟大姐徑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分付：「你到那裏休說今日在我這裏。」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



送他出門。關上大門。于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證：

赤繩緣分莫疑猜。  
屢屢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愿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鴨瓶酒。恐怕西門慶動意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裏邊陪禮。月娘早晨梳妝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小廝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在前廳上坐着哩。」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挨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大雪裏家裏坐着罷。」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諾。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們甚是怪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們心裏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他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兒。原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祕山省陳參政的兒子。丁二官兒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



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會。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們賭身發呪。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裏。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顯的我們請哥不的。哥去到那裏。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教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和你答話。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不教他早些來。休要那等到那黑天暗地的。我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們來。恰似奔命的一般行。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營撞屍。撞到多咱纔來。」那時十一月廿六日。就是孟玉樓壽日。家中置酒等候不題。

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院裏。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筵。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傍打諢耍笑。說砂磴語兒。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不用着人兒。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自認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撇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



婦兒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省人了。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翹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由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攬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的爹那甜。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過弟兄。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要打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蟹云：『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于是兩個一齊趕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裏花攢錦簇。調笑頑耍。不題。

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上房裏坐的。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只見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裏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完了這個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哩。說：「俺們只好輩笑話兒。素的休要打發出來。」月娘道：「你們由他說。別要搜求他。」金蓮道：「大姐姐。你不知大師父會好說笑話兒。前者那一遭來。俺們在後邊。奈何着他。說了好些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不慌不忙。坐在坑上說：「一個人走至中途。撞見一個老虎。要吃他。此



人云：「望你饒我一命。家中止有八十歲老母，無人養活，不然向我家去，有一豬與你吃罷。」那老虎果饒他。隨他到家，與母親說。母親正磨豆腐，捨不的那豬，對兒子：「把幾塊豆腐與他吃罷。」兒子云：「娘娘，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蓮道：「這個不好，俺們耳朵內不好聽素，只好聽葷的。」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該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像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像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像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像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像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像皂隸？」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像官，也不相皂隸。」公公道：「却像甚麼？」媳婦道：「公公像個外郎。」公公道：「我如何像外郎？」媳婦云：「不像外郎，如何六房裏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裏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胆，許他在各房裏串，俺們就打斷他那狗禿的下截來。」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不見到，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裏不在家，那裏去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他打了一場，和他惱了，賭了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們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探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晨勾使鬼走來勾了他去了，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廝們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賞



瓜子兒磕。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裏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  
「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良久。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裏。西門慶撞見。說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說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裏。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良久。西門慶在房中。月娘安酒。端端正正擺在桌上。教玉簪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酒。然後衆姊妹都遞酒完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備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釀。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跟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個：「擲個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茶蘼架。不犯。」該西門慶擲：「我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見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個三綱五常。」吃了一杯酒。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羣鴉打鳳。絆住了折脚雁。好教我兩下裏做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襪。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湊令：「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



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兩口兒好好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就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玉樓道：「我的兒，你再坐回兒不是。」金蓮道：「俺們是外四家兒的門兒的外頭的人家。」於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說道：「這個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趑子就倒了。我搗你去，倒把我一隻脚蹠在雪裏，把人的鞋也蹠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抬，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打個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裏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躡在泥裏，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跳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教了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都知道，俺們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羣兒。」

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不題。

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行叫李大姐、花大姐一路兒走到儀門，大姐便口口邊廂房中去了。



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接着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裏。」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睛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纔說話了。」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正是：

若得始終無悔吝

纔生枝節便多端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巧厭多勞拙厭閒

善嫌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妬貧遭辱

勤怕貪圖儉怕慳

觸事不分皆笑拙

見機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

爲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都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在後廳與衆客飲酒，倒也罷了。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癆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娶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



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裏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廚役蔣聰爲妻小。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裏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惠蓮。這個老婆屬馬的。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了。生的黃白淨面。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脚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會妝飾。龍江虎浪。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規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也會。

斜倚門兒立。

人來倒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隨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窗推戶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家人媳婦上竈。還沒甚麼妝飾。猶不作為在意裏。後過了一個月有餘。看了玉樓金蓮衆人打扮。他把鬚髻整的高高的。梳的虛籠籠的頭髮。把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睃在眼裏。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綉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約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在家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簪。房中另放桌兒。



打發酒菜湯飯點心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惠蓮身上穿着紅袖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問玉簪：「那個穿紅襖的是誰？」玉簪回道：「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惠蓮。」西門慶道：「這媳婦子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簪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裙子。」說了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生日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惠蓮正往外走，兩個撞了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訥訥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老婆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簪送了一疋藍緞子，到他屋裏，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說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爹纔開廚櫃拿了這疋緞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惠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四季團花兼喜相逢緞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若見了問怎了？」玉簪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爹與你買，今日趕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何如？」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往屋裏伺候。」玉簪道：「爹說小廝們看着不好進，你這屋裏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裏，那裏無人，堪可一會兒。」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簪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裏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簪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簪在門首與他觀風，却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



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裏？」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這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簪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簪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簪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裏面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裏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青塢山子洞兒裏，只見他兩個人在裏面纔了事，老婆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裏做甚麼？」老婆道：「我來叫畫童兒來看看。」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裏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恥的貨，你和奴淫婦大白日裏在這裏端的幹的勾當兒，剛纔我打與那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也不算，俺們閒的聲喚在這裏來，你也來插上一把子，老娘眼裏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婦兩個瞞神說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們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們說：「爹來家，使玉簪手巾裏着一疋藍緞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來旺兒媳婦子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老婆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圖漢子喜歡，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算，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漸顯露，打扮



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簪兩個在月娘房裏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裏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

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有詩爲證：

西門貪色失尊卑。

羣妾爭妍竟莫疑。

何事月娘欺不在。

暗通僕婦亂倫彝。

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尙推官家送殯，教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教唱春梅等四人彈唱。西門慶正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簪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壻陳經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寶跟着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喏不迭，誇道：「誰似哥好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粉錢來罷。」少頃春梅等四人見了禮進去了，陳經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教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教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



我纔來了遲了一步兒。」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一面分付小廝後邊看粥來吃。只是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自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裏答應兩日，來爹宅裏伺候。」說着兩個小廝放桌兒，拿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乳餅，一碗餛飩雞兒，銀廂甌兒，粳米投着各樣榛松粟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經濟吃了，就拿小銀鍾，飾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裏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小廝畫童兒連桌兒檯下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應伯爵並馬相行，與尙推官送殮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那月娘房裏玉簪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亂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裏攔混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捻我手的來了，賊王八，你錯下這個鉞斃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裏你來弄鬼，等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攥的離門離戶，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斃臭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王八萬王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李銘說的往外走了，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蕙蓮在房裏下棋，只聽見春



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氣的春梅道：「情知是誰？耐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桌菜，并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簪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王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廂房裏去了。王八見無人，儘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我饒了他，那王八見我吆喝罵起來，他就即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王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王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王八在我手裏弄鬼，我把王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怪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兒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王八攆了去，就是了。那裏緊等着供唱撰錢哩，也怎的教王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王八業罐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也怎的。」宋惠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持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王八也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裏這些小廝們，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到他主子跟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的扛的眼直直的，看不出他來。賊王八造化低，你惹他，生薑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廂房裏做甚麼，却教那王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簪和他們，只顧頑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裏。」春梅道：「都往對過大姐房裏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



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遂斷了路兒。不敢上門。這李銘正是。

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

有詩爲證：

習教歌妓逞家豪。每日閑庭弄錦槽。  
不意李銘遭譴斥。春梅聲價競天高。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玉簪觀風賽月房 金蓮窈聽藏春塢

行動不思天理。施爲怎却成規。

狗情縱意任奸欺。仗勢慢人尊己。

出則錦衣駿馬。歸時越女吳姬。

休將金玉作根基。但恐莫逃興廢。

話說一日曠盡陽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玉樓道：「咱們今日賭甚麼好。」潘金蓮道：「咱每人三盤。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



酒兒那二錢買個豬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豬頭咱們吃。只說他會燒的好豬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稀爛。  
「玉樓道：「大姐姐他不在家。却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裏。也是一般。」說畢。三人擺下棋子。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銀子。金蓮使綉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教他買一壘金華酒。一個豬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裏。教來旺兒媳婦惠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裏。等着我們就去。  
「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裏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着。請他不請他是。」金蓮遂依聽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豬首。送到廚下。惠蓮正在後邊和玉簪在石臺基上。坐着搗瓜子兒哩。來興兒便叫他：「惠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豬首。連蹄子。都在廚房裏。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裏去。」惠蓮道：「我不得閑。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揚長出去了。玉簪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的。」惠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豬頭。巴巴的栽派與我替他燒。」于是起身。走到大廚竈裏。舀了一鍋水。把那豬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安在竈內。用一大碗油醬。并回香大料。拌着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水盤盛了。連薑蒜碟兒。教小廝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裏。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上分兒。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壘金華酒。與月娘吃。使丫鬟送到上房裏。其餘三個婦人圍定。把酒來斟。正吃中間。只見惠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娘們試嘗這豬頭。今日小的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你。倒



好手段兒燒的這豬頭倒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用一根柴禾兒。」惠蓮道：「不瞞娘們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揀碟兒，揀了一碟豬頭肉兒，遞與惠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惠蓮道：「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鹹，沒會好生加醬，胡亂也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于是插燭也似磕了三個頭，方纔在桌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豬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們因在李大姐處下棋，贏的李大姐豬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們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礙。強如那等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就是初五日，我先起罷，使小廝叫郁大姐來。」于是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惠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又該我擺酒，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們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擺。」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姪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閑，教李大姐挪在初十日也罷了。」衆人計議已定，話休饒舌。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隣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姊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姪子都在這裏過節，頑耍。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



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們有錢的。都吃十輪酒。沒的那俺們去赤脚絆。蹄似他這等說。俺們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子看成。月娘道：「他是恁不是才料處窩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裏吃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當下也有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那日西門慶不在家。往人家去了。月娘分付玉簪：「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在房裏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簪應諾。不想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簪向前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月娘：「那去了。」玉簪回道：「都在前邊六娘房裏。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玉簪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壘茉莉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簪旋把茉莉花酒打開。西門慶嚐了。說道：「自好你娘們吃。」教玉簪小玉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中。惠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簪送酒來。惠蓮伶俐連忙走下來接他的酒。玉簪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下。這老婆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簪：「誰使你送酒來。」玉簪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都大回了。」玉簪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們吃的甚麼酒。說是金華酒。教我把應二爹送的這一壘茉莉花酒。拿來與娘們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桌兒。有見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簪應諾。往後邊去了。這惠蓮在席上站立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月娘分付：「對你姐說。上房揀妝裏有六安茶。頓一壘來俺們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玉簪跟在堂屋門首。取茶來了。撇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坐在他懷裏。兩個就親嘴。唾舌頭。做一處。老婆一



面用手掩着他那話。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老婆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又道：「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我還他。」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老婆褲子。老婆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在後邊晚夕咱好生耍耍。」老婆搖頭說道：「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柴衆咱不如還在五娘那裏。色絲子女。」于是玉簪在堂屋門首觀風。由他二人在屋裏做一處頑耍。常言路上說話。草裏有人。不防孫雪娥正從後來。聽見房裏有人笑。只猜玉簪在房裏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簪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玉簪恐怕他進屋裏去。便一徑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往那裏吃酒。」那雪娥鼻子裏冷笑道：「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漫地裏栽桑。人不上。他行騎着快馬。也趕不上他。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兒酒。自己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廚房裏去了。這玉簪把簾子掀開。老婆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揀出來。往後邊看茶去了。須臾小玉從外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哩。」老婆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惠蓮道：「爹在房裏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裏取茶葉。剝菓仁兒來。」于是打發衆人吃了茶。小玉便拿回盞托去了。這惠蓮在席上斜靠桌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麼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們在這裏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你甚麼說處。」幾句



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這裏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開簾子，進來笑道：「你們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去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見西門慶吃的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惠蓮在後邊一夜兒罷，後邊沒地方兒，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好不好。」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說，隨你和他那裏吞搗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裏，我是沒處照放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他這裏，你不信，叫了春梅小肉兒，問了他來，他若肯了，我就容你，容他在這屋裏。」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們不肯罷，我和他往那山子洞兒那裏過一夜，你分付丫頭拿牀鋪蓋，生些火兒那裏去，不然這一冷，怎麼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牀上臥冰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候落我罷麼，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衆堂客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預備，惠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老婆打發月娘進入，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



莫教襄王勞望眼。

巫山自送雨雲來。

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又早在那裏頭秉燭而坐。老婆進到裏面。但覺冷氣侵人。塵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個棒兒香。燈上點着。插在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競。老婆在牀上先伸下鋪。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牀就寢。西門慶脫去衣裳。白綾道袍。坐在牀上。把老婆褪了褲。抱在懷裏。兩隻腳蹠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妨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已是定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花園內。聽他兩個私下說甚話。到角門首。推了推門着。遂潛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刺抓傷了裙褶。跂足隱身。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良久。只見裏面燈燭尙明。老婆笑聲說：「西門慶冷鋪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渴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裏來了。口裏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怎的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像我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夠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處。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老婆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蓮在外聽下：「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于是又聽够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老婆道：「嗔道恁恁久慣老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



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脚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裏面，把俺們都吃他撐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倒銷了。悞恨歸房，宿歇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晨，老婆先來穿上衣裳，鬆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門兒，就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他聽了去了。這老婆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裏出來，看見他只是笑。愚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雌着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嫂，俺們笑笑兒也。」愚蓮道：「大清早晨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這老婆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裏睡，怎的不來家，你丟塊瓦兒也要下落。」平安道：「我剛纔遠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愚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裏，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裏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醜螳蟹，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旋簸箕的說你會唾的好舌頭。」把老婆說的急了，拿起條門拴來，趕着平安兒，遶院子罵道：「賊汗邪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甚些摺兒也怎的。」那平安道：「耶嚟，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的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愚蓮急訕起來，只趕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簾子下走出來，一把手將拴奪住了，說道：「嫂子爲甚麼打他。」愚蓮道：「你問那雌牙鬼囚根子，口裏六說白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



「那平安得手外往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裏梳頭去罷。』」婦人便問向腰間葫蘆兒順袋裏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吃。把盪盪在銚子裏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裏打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裏。金蓮正臨鏡梳妝，惠蓮小意兒在傍拏鏡，掇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蓮道：『娘的睡鞋裏脚，我捲了收了罷。』金蓮道：『由他，你放着教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惠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裏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丟着罷。亦發等他們來拾掇，歪蹄潑脚的，沒的展污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們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老婆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綱兒，小的還是娘抬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裏，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子裏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們莫不與你爭，不許你在漢子跟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們躡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等想心兒，且吐了些兒罷。』惠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裏，』



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裏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走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你是個大滑答子貨。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裏放爛了纔好。想起甚麼來。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老婆蹙了一眼。往前邊去了。平昔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卽陳經濟叫姑夫。賁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衆人打牙配嘴。全無忌憚。或一時教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買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晨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老婆罵道：「賊猴兒。裏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裏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那爇嫂子。行動只拿五娘說我。」幾時來一回。又叫賁老四：「你對我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你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誤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着。賣梅花的過來叫住。請出他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裏。打開廂兒。揀要了他兩對鬢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裏摸出半側銀子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躡着身子。替他鎚。只見玳安走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一面接過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那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鑿。只情端詳的是些。」



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倒不偷，這銀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裏的。前日爹在燈市裏，鑿與買方金蠻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兒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裏？」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趕着打，小廝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裏，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算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甚麼吃。」那婦人道：「賊猴子，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裏，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塞在腰裏，一直進去了。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教與各房丫鬟，并衆人吃。頭上治的珠子飾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紬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老婆自從被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裏，把小意兒貼戀，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腳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來前邊，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每日大酒大肉，頑耍，只圖漢子喜歡。這婦人見抱金蓮腿兒，正是：

顛狂柳絮隨風舞。

輕薄桃花順水流。

有詩爲證：

金蓮好寵弄心機。

宋氏姑容犯主闈。



晨牝不圖今著禍。他日遭愆竟莫追。

畢意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同分解。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銀燭高燒酒乍醺。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檀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翠微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家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正面圍着石崇錦帳圍屏。掛着三盞珠子吊燈。兩邊擺列着許多妙戲卓燈。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綉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有吳月娘穿着大紅遍地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着百花裙。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春梅玉簪。迎香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撥箏歌板。彈唱燈詞。獨於東首設一席。與女壻陳經濟坐。一般三湯五割。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下來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惠蓮。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裏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一娘上邊要熱酒。快攪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裏伺



候多不知往那裏去了。只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裏伺候，往那裏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要喝教爹罵我。」惠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關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惠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麼打緊，教你彫佛眼兒，便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問我，只說得一聲。」畫童兒道：「那嚙，嫂子將就些兒罷了，如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茗帚來，替他掃瓜子皮兒。這宋惠蓮外邊磕瓜子兒不題。

却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經濟設酒，分付潘金蓮，連忙下來滿斟一杯酒，笑嘻嘻遞與經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歹飲奴這杯酒兒。」經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不住斜睨婦人，說：「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一徑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經濟用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捏，這經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脚兒上，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的？」

看官聽說，兩個自知暗地裏調情頑耍，却不知宋惠蓮這老婆又是一個兒，在榻子外窗眼裏被他瞧了，獨不亦樂乎，正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雖故席上衆人，到不會看出來，却被他向窗隙燈影下，觀得仔細，口中不言，心下自思：「尋常時在俺們跟前，到且提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却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是有話說。」正是：

誰家院內白薔薇，  
暗暗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吃酒去了。分付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去了。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斑。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或月下整妝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惠蓮。在廳前看經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也。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惠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去。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裏等着你。」那惠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出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裏穿件衣裳去。這回來冷。只怕夜深了。」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出件來我穿着。省得我往屋裏去走一遭。」那李瓶兒應諾去了。獨剩着金蓮一個。看着經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經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不害冷麼。不是大家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的。且拉着經濟問：「姑夫要炮燄放。」這經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燄。支的他外邊要去了。于是和金蓮打牙犯嘴。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恁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裏躡了我的腳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胆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經濟道：「你老人家不與他罷。如何扎筏子來誑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子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蟲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惠蓮出來。向金蓮



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房裏玉簪、你房裏蘭香、李大姐房裏迎看，都帶了去。等他爹來家問，就教他答話。」小玉走來道：「俺奶奶也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廝，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女塔陳經濟，躡着馬，擡放煙火花炮，與衆婦人瞧。宋惠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攜帶我走走。我到屋裏搭搭頭就來。」經濟道：「俺們如今就行。」惠蓮道：「你不等我，就是惱你一生。」于是走到屋裏，換了一套綠閃紅緞子對衿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三個香茶，并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衆人走。百病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唇，經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左右見一隊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惠蓮一回叫：「姑夫，你放過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過元宵炮燄，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來右去，只和經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吊了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真個穿着五娘的鞋。」金蓮道：「他作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他套着穿。」惠蓮於是



攙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裏金蓮回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裏走走去。」於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迤邐往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買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衆婦女進來旋戳開爐子頓茶挈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媽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們在家酒飯吃的飽飽來你們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釘下菜兒纔好。」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了來打水不渾的够誰吃要取一兩壘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不知你成日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裏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裏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鬚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賺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裏只元宵兒一個不够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你到把這大的賣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屬牛十七歲了。」說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簪并惠蓮都前後瞧了一遍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窗子瞧了一遍陳經濟催逼說：「夜深了看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的是些甚麼。」於是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裏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教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



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關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誤了你的睡頭。明日早來宅裏伺候。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婆子道：「誰是老身主兒，老身敢張致。」李瓶兒道：「媽媽休得多言多語。明日早與你二娘送了頭來。」說畢，看着他關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音，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夜晚剗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脚，金蓮使來安兒：「你去叫韓嫂兒等俺們問他個端的。」不一時把韓嫂兒叫到當面：「你爲甚麼來。」韓嫂子不慌不忙，拱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唱『耍孩兒』爲證。『太平佳節元宵夜。』」云云。玉樓等衆人聽了，每人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裏。」那陳經濟且顧和惠蓮兩個嘲戲，不肯搗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穿着紅襖玄色緞比甲，玉色裙，勒着銷金汗巾，在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裏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小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那嚟，三位娘上門，怪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生死拉到屋裏，原來外邊供養觀音八難，并關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他十四歲女兒長姐，在屋裏，桌上兩盞紗燈，設擺着春臺菓酌，與三人坐，連忙教他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



兒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欸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廝來興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會？」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經濟在門首放了兩筒一丈菊。和一筒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

醉後不知天色暝。

任他明月下西樓。

却說陳經濟因走百病兒。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來旺媳婦宋惠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晨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裏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坐的。放着炕桌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去燒香去了。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嫂。你就不動。只當還教你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累癱瘍了哩。跟了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裏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送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亮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從燒了香來。經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經濟把「因走百病。被人剗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們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麼模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妗都到月娘房裏吃茶。經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妗回房。罵經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



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幾句說經濟。那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裏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戶新陞一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旋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來。後邊要茶。宋惠蓮正和玉簪小玉在後邊院子裏搗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簪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惠蓮：「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吞這淫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簪姐。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簪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廝打頑耍。不理他。那安平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來這一日了。」宋惠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裏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裏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裏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那日該來保妻惠祥。惠祥道：「怪囚。我這裏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惠蓮嫂子說：「該是那上竈的首尾。問那個要。他不管哩。」這惠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裏人。俺天生是上竈的來。我這裏又做大家夥裏飯。又替大娘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是你叫的。誤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道：「荆老爹來坐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裏推那裏。那裏推這裏。就就誤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簪取茶菓。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來。零換茶上去。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灶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月娘



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去與人吃，你往廚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灶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甕哩。」慌的月娘說道：「這搵辣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把做飯炒大娘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簪和惠蓮後邊頓茶，甕上只管大家茶飯。」這惠祥在廚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恨恨走來後邊，尋着惠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趁了你的心，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裏人，俺們是上甕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灶要茶，上灶的是你叫的，你我生米做成熟飯，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銖土上人，你恆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走來拿人散氣。」惠祥聽了此言，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來這裏還弄鬼哩。」惠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有，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什麼清淨姑姑兒。」那惠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躑起脚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我不說你罷，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你往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說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惠蓮道：「我背地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場兒，頭裏不會打得成，等住回却打得成了。」惠蓮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



把淫婦口裏腸鉤了。也不算我破着這命擯兌了你。也不差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惠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裏。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裏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裏。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

梅花恁逞春情性。不怕封夷號令嚴。

有詩爲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連沾些子又何妨。

早晨跨得雕鞍去。日暮歸來紅粉香。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雪蛾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名家臺柳綻羣芳。搖拽鞦韆鬥豔妝。

曉日暖添新錦綉。春風和藹舊門牆。

玉砌蘭芽幾雙美。絳紗簾幙一枝良。

堪笑家釀養家禍。閨門自此壞綱常。



話說燒燈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常時節先在花園內捲棚下擺飯。看見許多銀匠。在前打造生活。孫寡嘴作東。邀去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至是西門慶不在家。閑中率衆姊妹門遊戲一番。以消春晝之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以身體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看何如。」當下兩個婦人。玉簪挽定綵繩。將身立於畫板之上。月娘却教宋惠蓮在下相送。又是春梅。正是：

得多少紅紛面對紅紛面。

玉酥肩並玉酥肩。

兩雙玉腕挽腹挽。

四隻金蓮顛倒顛。

那金蓮在上頭便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此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時扶住架子。不會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有甚麼好。已定腿軟了。跌下來。也是我那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有一座花園。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上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却教玉簪春梅。右傍推送。」纔待



打時只見陳經濟自外來說道：「娘們在這裏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們氣力少，送不的。」這經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得的一聲，於是澆步擦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潘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那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唬的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慌的陳經濟說：「你老人家，到且急性，也等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相這回子，這裏叫那裏叫，把兒子癆病都使出來了，也沒些氣力使。」于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搵了一把。那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經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先叫成一塊，把兒子頭也叫花了。」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個打到半中腰裏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早時又沒站下，我來。」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屢屢，脚跳定下邊風來一回，却教玉簪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這惠蓮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裏，然後抱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他到會打。」正說着，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刮起，裏邊露見大紅潞紬褲兒，扎着臟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護膝，銀紅線帶兒。玉樓指與月娘瞧，月娘笑罵了一句：「賊成精的。」就罷了。

這裏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還押着許多馱垛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打了頭口，進入裏面，拂了塵灰，收卸了行李，到於後透，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驛了。」來旺因問：



爹娘在那裏。」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要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鞦韆雖是北方戎戲，南方人不打他。婦女每到春三月，只鬥百草要子。」雪娥便往廚下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吃？」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裏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灶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兒如今不是那時的媳婦兒了。好不大了。他們日日只跟着他娘們夥兒裏下棋，搵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灶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說：「來旺兒來了。」只見月娘自前邊走來坐下來。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子酒，吃一回。他媳婦宋惠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且往房裏洗洗頭臉，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裏，惠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兒，盥水與他洗臉攤塵，收進襪連去。說道：「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來家。」替他替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已時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悉把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顧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收卸停當，交割數目。西門慶賞了他五兩房中盤纏，又交他家中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光景，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符怎的做牽頭，從後子起，金蓮屋裏怎的做窩巢，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裏打攪，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



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裏放着衣服首飾。我問着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夕，到後邊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頓腹之言，因開箱子中，看見一疋藍緞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裏的緞？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裏，故意笑着回道：「怪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緞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來哄我，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裏的？」婦人道：「呸！怪囚根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烙刺兒裏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棗胡兒生的，也有個仁兒，泥人吞下來的，他也有靈性兒，靠着石頭養的，也有個根絆兒，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白眉赤眼，見鬼到死囚根子。」被來旺兒一拳來，險不打了一交兒。「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沒人倫的豬狗，有首尾，玉簪丫頭怎的牽頭，送緞子的，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個幹，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裏，明幹成日，昏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來我手裏吊子曰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沒空生有，枉口拔舌，調唆你來欺負老娘，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誰說我就不信，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脚略起兒，把宋字兒倒過來，我也還趾着嘴兒說人哩。賊淫婦王八，你來嚼說我，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的個風兒，就雨兒，萬物也要個實纔好，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話兒，來旺兒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不是我打你，一時被那廝局騙了。」「這疋藍緞子，越發



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裏，三娘生日，娘看見我身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簪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刺刺的，甚麼樣子不好，纔與了我這疋緞，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偏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呪罵了樣兒與他聽，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沒此事罷，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根子，味了那黃湯，挺你那覺受福，平白惹老娘罵，你那毬臉彈子。」于是把來旺掠番在炕上面裏，鼾睡如雷的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子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咬斷鐵的漢子，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的話，十個九個都着了他道兒。正是：東淨裏磚兒又臭又硬，有詩爲證：

宋氏偷情專主房。

來旺乘醉詈婆娘。

雪蛾暗泄蜂媒事。

致使干戈肘腋傍。

這宋惠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到後邊問玉簪，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由，只顧海罵雪蛾不敢認犯。一日禍便是這段起，月娘使小玉叫取雪蛾，一地裏尋不着，走到來旺兒房門首，只見雪蛾從來旺兒屋裏去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廚下，惠蓮在裏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戶說話，夾及楊州鹽商王四峯，被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夾西門慶對蔡大師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家中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裏跑出來，正是：

雪隱鶯鶯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殺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娶了我老婆，使玉簪丫頭，拿一疋籃緞子，別房裏咬他，把他吊在花園裏姦耍，後來怎的停眠整宿。潘金蓮怎做窩主，由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裏，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我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因來告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跟前再說話，破着一命剛，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裏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本姓因在甘州生養的，西門慶父親西門達，往甘州販絨去，帶了來家，使喚就改名叫做甘來興兒。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生子，西門慶常叫他在家中買辦食用賺錢。近日因與來旺媳婦宋氏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這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兩個有殺人之仇。聽見發此言語，有個不懷仇忌恨的，於是走來潘金蓮房裏，告訴與金蓮。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裏，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耐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裏吃的稀醉了，在前邊大吆小喝，指豬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廝打，小的走開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裏，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



打發他不在家。娶了他爹的老婆。使玉簪怎的送了一疋緞子。到他房裏。又是證見。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裏。和爹兩個。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如今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不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乞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先吃一驚。這金蓮不聽見。便罷。聽了此言。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娶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算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裏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來興兒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和爹這媳婦可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恥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九烹十八火的主子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裏。和大婆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廚子蔣聰。見過一個漢子。他怎的不可舞手。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兒說鬼。使玉簪送緞子兒與他。做襖兒穿。我看他胆子敢穿出來。算他好老婆。也是一冬裏。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不在咱們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他爹來家。咱們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只見玉簪那狗肉。在角門前站立。原來替他兩個觀風。我還不知。徑往花園裏走。玉簪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裏面。教我罵了兩句賊狗肉。我從新又怕起你爹來。」



了我到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裏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幹營生。他老婆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裏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裏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裏過一夜兒。乞我和春梅折了幾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屋裏說我招惹他。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裏頭弄碯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在坐着。見了俺們意意似似的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裏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猖揚甚麼樣子。傳出去了醜聽。」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裏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莊事咱對他爹說好。不對他爹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倘忽那廝真個安心。咱們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六姐你還該說說。正是爲驢扭棍傷了紫荊樹。」金蓮道：「我若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就吞下我來。」正是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有詩爲證：

來旺無端醉嘗主。

甘興懷恨架風波。

金蓮聽畢真情話。

咬碎銀牙怒氣多。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某日親自聽見他罵。你說此言語。思想起來。你背地圖要他老婆。他



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那廝殺你。便該當與他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廝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那上房裏小玉便知了。」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揚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長下女。教賊奴才揚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你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恁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我都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這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由。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頭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他來旺兒屋裏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裏。委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不許他見人。

此事表過不題。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簪叫了宋蕙蓮。背地親自問他。這老婆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可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賭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胆。背地裏罵爹。又吃紉王水土。又說紉王無道。他靠那裏過日子。爹你不要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老婆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來他每日吃醉了。在外風裏言。風裏語罵我。」蕙蓮道：「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說俺們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挾下這仇恨兒。平空做作出來。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裏。在家裏和他合氣。與他幾



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休要放他在家裏。曠了他身子。自古道。飽暖生閑事。飢寒發盜心。他怎麼不胡生事兒。這裏無人。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叫他早上東京。與蔡太師押送生辰担。他又纔從杭州回來家。不好又使他的。叫來保去罷。既你這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時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休放他在家裏。使的他馬不停蹄。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摟他過來親嘴。老婆先遞舌頭在他口裏。兩個啞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髮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壳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拔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老婆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

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道：「你收拾衣服行李。趕後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往東京押送蔡太師生辰担去。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兒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裏。不見西門慶。只見陳經濟那裏封蟒衣尺頭。先是叫銀匠在家。打造了一付四陽捧壽銀人。都是高一尺有餘。甚是奇巧。又是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大紅五彩羅緞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衣。一地裏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不一時。西門慶與他同往上。



樓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疋玄色焦布，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比杭州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十倍。把西門慶喜歡要不的，正在捲棚內，教陟經濟封尺頭。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裏，你封的是甚麼？」經濟道：「爹剛纔在這裏來，往六娘那邊樓上去，我封的是往東京蔡太師生辰担的尺頭。」金蓮問：「打發誰去？」經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敢打發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叫到屋裏，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還有鹽客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把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頭子，拐的往那頭裏，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賠他，我說在你心裏，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你這奴才發言不是一日了，不會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裏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裏，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的，他你若耍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當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如醉方醒，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

閑居慎句說無妨。

纔說無妨便有方。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變了卦兒。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裝馱垛起身上東京。等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跟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恁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了罷了。你且在家歇息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自古物定主財，貨隨客便。那來旺兒那裏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生辰担，并細軟銀兩，馱垛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五月廿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這來旺兒回到房中，把押担生辰，不要他去，教來保去了一節，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中胡說，怒起宋惠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惠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味了那黃湯，挺他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作玉簪房裏，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簪在後門首替他觀着風，老婆甚是埋怨西門慶，說道：「爹你是個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



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滾下滾上。燈草拐棒兒。原挂不定。把你到明日蓋個廟兒。立起個旗杆來。就是個謊神爺。你謊乾淨。順屁股喇喇。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教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裏。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

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要不得教你往東京去了。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些。所以教來保同吳主管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百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到過醮來了。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嗔老娘說。一歛就撇了井。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裏六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於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也是合當有事。剛睡下沒多大回。約一更多天氣。將人纔初靜時分。只聽得後邊一片聲。叫趕賊。老婆忙推睡醒來。旺兒酒還未醒。楞楞睜睜。扒起來。就去取床前防身梢棒。要往後邊趕賊。婦人道：「夜晚了。須看個動靜。你不可輕易就進去。」來旺兒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時。豈可聽見家有賊。怎不行趕。」於是拖着梢棒。大剋走入儀門裏面。只見玉簪在



廳堂臺上站立大叫：「一個賊往花園中去了。」這來旺兒徑往花園中趕來，趕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拋出一條糞子來，把來旺兒絆倒了一交。只見唵噏了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个小廝，大叫：「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趕賊，如何顛倒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兩棍，打倒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卽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聽見有賊，進來捉賊，如何到把小的拿住了？」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個殺人賊。我到見你杭州來家，教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取過來我燈下觀看。」是一把背厚刃薄札尖刀，鋒霜般快，看見越怒，喝令右左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廝隨卽押到房中，惠蓮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他去後邊捉賊，如何拿他做賊？」向來旺道：「我教你休去，你不聽，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定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裏去了？趁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甘來興兒叫到面前，跪下執證說：「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眉，口兒合不的。要西門慶道：「旣賊證刀杖明白，叫小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惠蓮雲鬢鬆，衣裙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不當不正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意進來趕賊，把他當



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麼。你只因他甚麼。打與他一頓。如今拉刺刺着送他那裏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不關你事。你起來。他無理胆大。不是一日。見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小廝：「好速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惠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心處。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依兒。他雖故他吃酒。並無此事。」纏的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搗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

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興兒做證見。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夤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輕移蓮步。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好要拉刺刺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到還教饒了他罷。」于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裏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纜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惠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恆是問不的他死罪。打死了人。還有消繳的日子兒。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們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惠蓮道：「你爹正在個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們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裏不題。

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下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



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了一遍。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算。夤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當廳。審問這件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查情。容小的說的便說。不容小的說。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見獲賊證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緞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故入此罪。要壅害圖霸。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娶的。配與你爲妻。又托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還生事倚醉。夤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過甘來興兒。過來面前執證。那來旺兒有口也說不得了。正是：

會施天上計。

難免目前災。

夏提刑卽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玳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分付家中小廝：「鋪蓋飯食。一般都不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要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廝應諾道：「小的們知道了。」

這宋惠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後。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裙腰不整。倒鞞了鞋。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了玉簪。并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勸解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



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愚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沒打一兩日來家，教嫂孀在家安心。」這惠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簾下叫道：「房裏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抽身進入房裏，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會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一兩日還放他出來，還教他做買賣。」婦人摟摟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往那去，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了那裏去，咱兩個自在頑耍。」老婆道：「着來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兒，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褲兒，只單吊着兩條裙子，遇見西門慶在那裏，便掀開裙子就幹，口中常噙着香茶餅兒，於是二人解佩露驪妃之玉，有幾點漢署之香，雙鳧飛肩雲雨一席。婦人將身帶所佩的白銀條紗挑線四條穗子，殿香袋兒裏面裝着松柏兒，挑着冬夏長青、玫瑰花蕊，并跋趾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八個字，把西門慶令轉了喜的心中，要不得，恨不得，與他誓共死生，不能遽捨。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房中盤纏，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對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鬢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



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娶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裏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扶侍他。與他編銀絲髮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等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忿氣滿懷。無處着。雙腮紅上更添紅。說道：「真個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我不是喇嘴說。就把潘字吊過來哩。」玉樓道：「漢子沒正條。大的又不管。咱們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志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擯死在他手裏。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胆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話休絮煩。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裏坐的。要教陳經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奔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送與誰家去。」西門慶不能隱諱。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一節告訴一遍。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就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的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裏不葷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是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逞的。恁沒張置的。在人跟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個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倘或你兩個坐在一答裏。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做甚麼見了有個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



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裏。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誓做了泥鰍怕污了眼睛。不如一狼二狼。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攬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又念翻了。把帖子寫就了。送與提刑院。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受一頓拷。幾拶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府。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捱鎖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隨。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因是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門慶賄賂。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圖財。持刀謀殺家長的重罪。也要天理。做官的養兒養女。也要往上長。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况兩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門慶買通了。以此掣肘難行。又况來旺兒監中無錢。受其凌逼。多虧陰先生憫念他。負屈啣冤。是個沒底人。反替他分付監中獄卒。凡事鬆寬看顧他。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當廳責了他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爲民。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錫鉛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了個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裏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旋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即日起程。逕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狼狽。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人。哭泣不一說。一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寸布皆無。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無處所湊。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家處。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致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西門慶。既要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們看陰師父分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裏。」



胡亂討些錢米。够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隣。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們押你到他門首。」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面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念。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個小廝。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繞。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婦兒宋惠蓮在屋裏瞞的鐵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個小廝。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押到丈人家。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那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這來旺兒。又是那棒瘡發了。身邊盤纏缺乏。甚是苦惱。正是：若得苟全癡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爲證：

當案推詳秉至公。

來旺遭陷出牢籠。

今朝遞解徐州去。

病草淒淒遇暖風。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惠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惠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爹沒來衙門中間事。也只在二三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卽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風裏言。風裏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們都不說。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鉞安道：「嫂子。我告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



「惠蓮問其故。這錢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裏。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是實。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裏。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算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存亡未保。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階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文青。住房正與他相連。說後來聽見他屋裏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慌了手脚。教小廝平安兒。撬開窗戶。拴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樅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姜湯攪灌。須臾攘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簪。小玉都來看視。見賁四娘子兒也來瞧。一文清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因問一文青：「灌些姜湯與他不曾。」一文青道：「纔灌了些姜湯吃了。」月娘令玉簪。扶着他親叫道：「惠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簪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眾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簪相伴在屋裏。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也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簪：「你攙他炕上去罷。」玉簪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穉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何這等拙智。」惠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個弄人。」



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殮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要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透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個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把圈套兒做的成，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廝壞了事，難以打發你，你安心，我自有個處。」因令玉簪：「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廝送酒來，你們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簪將話兒勸解他，做一處坐的。只見西門慶到前邊鋪子裏，問傅夥計要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惠蓮屋裏，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惠蓮看見一頓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都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大拳打了這回，拿手摸挲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打我。」于是放在桌子上，就是那惠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他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裏，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裏去？」賁四嫂道：「他爹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來看看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掛住了，不得脫身，因問他想起甚麼，幹這道路。」一丈青接過來道：「早是我打後邊來，聽見他在屋裏哭着，就不聽的動靜兒，吃我慌了，推門推不開，旋叫了平安兒來，打窗子裏跳進去，纔救下來了。若遲了一步兒，胡子老兒吹燈，把人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裏，他說甚麼來？」那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個辣



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惠祥道：「這個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好些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往家裏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簪伴他一處睡，慢慢將言詞說勸化他，說道：「宋大姐，你是個聰明的，趁早恁妙齡之時，一朵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去也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我做了一日和尙撞了一日鐘，往後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那惠蓮聽了，只是哭涕，每日飯粥也不吃。玉簪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道：「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便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搬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在前廳上，把衆小廝家人都叫到跟前，審問：「你們近前幾日來，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每人三十板子，即與我離門離戶。」忽有書童跪下，說道：「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畫童道：「那日小的聽見，鉞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鉞安兒，這鉞安兒早已知此消息，一直躲在潘金蓮房裏不出來。金蓮正洗臉，小廝走到屋裏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個。」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謊我一跳，你又不肯幹下甚麼事。」鉞安道：「爹因爲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



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過出去爹在氣頭上。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怪道：「囚根子。說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分付你在我這屋裏不要出去。」於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鉞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裏尋他。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手裏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裏。」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邁屋走了一遍。從門背後探出鉞安來。要打乞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牀頂上。說道：「沒廉恥的貨兒。你臉做個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廝來煞氣。關小廝另脚兒事。」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鉞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這潘金蓮幾次見西門慶留意在宋惠蓮身上。于是心生一計。行在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舌。」說的這孫雪娥耳滿心滿。掉了雪娥口氣兒。走到前邊。向惠蓮又是一樣說。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喝了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些脚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忌恨。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惠蓮吃了飯兒。從早晨在後邊打了個撓兒。一頭拾到



屋裏直睡到日沈西。由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個由頭兒。走來他房裏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王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惠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裏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裏。」這惠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由。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賴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爲甚麼來打你一頓。攆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撐着頭兒來尋趣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胆罵我。」惠蓮道：「我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漢。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這幾句話。分明擢在雪娥身上。那雪娥怎不急了。那宋惠蓮不防他。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上。打的臉上通紅的。說道：「你如何打我。」於是一頭撞將去。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們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裏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等你主子回來。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便往後邊去了。月娘見惠蓮頭髮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惠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衆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檻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那時可霎作怪。不想月娘正送李媽媽桂姐出來。打惠蓮門首過。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媽



娘兒兩個上轎去了。回來推他，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脚，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  
割斷腳帶解卸下。

擲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渺，已赴望鄉台。星眼雙瞑，魄悠悠，屍橫光地下。半晌不知精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

月娘見救下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興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於己，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說的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的。比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一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惠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趕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自個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裏，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火，他失落一件銀鍾，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回來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伴作，來看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賁四來興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燬，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冤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口稱西門慶「固倚強姦要他，我家女兒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上告，進本告狀，誰敢燒化屍首。」那眾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興，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裏，來家回話。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未知後來何知。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頭上青天自恁欺。害人性命霸人妻。

須知奸惡千般計。要使人家一命危。

淫殞從來由濁富。貪嗔轉念是慈悲。

天公尙且含生育。何況人心恣妄爲。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下頭口。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稟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

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撫侯爺。把山東滄

州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教爹上京走走。

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來保此遭回來。賺了鹽商王四峯五十兩銀子。西門慶使他回喬

大戶話去。只見賁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在捲棚內。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

問賁四。你們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如此這般。被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攔

着屍首。不容燒化。聲音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



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興兒送與正堂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裏。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順腿淋漓鮮血。寫了一紙供案。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跟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來回話。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失曉人家逢五道。冥冷饑鬼撞鍾馗。

有詩爲證：

縣官貪污更堪嗟。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爲女歸陰路。致死冤魂塞滿衙。

西門慶剛了畢宋惠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賴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棒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不消半月光景。都備造完備。西門慶打發來旺兒。杭州織造蟒衣。少兩件蕉布紗蟒衣。拿銀子教人到處尋買。不出好的來。將就買二件。一日打包湍。就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即今到三伏天。正是大暑無過未申。大寒無過丑寅。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真乃燦石流金之際。人口有一隻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方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



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爲我掃除天下熱。

說話的世上有三等人怕熱。第一怕熱。田舍間農夫。每日耕田。邁隴扶犁。把糶趕王苗二稅。納倉廩餘糧。到了那三伏時節。田中無雨。心間一似火燒。第二經商客旅。經年在外。販的是那紅花紫草。蜜蠟香茶。肩負重担。手碾沉車。路途之中。走的飢又飢。渴又渴。汗涎滿面。衣服精溼。得不的寸陰之下。實是難行。第三是那邊塞上戰士。頭頂重盔。身披鐵甲。渴飲刀頭血。困歇馬鞍韉。經年征戰。不得回歸。衣生虱虻。瘡痕潰爛。體無完膚。這三等人怕熱。第一是皇宮內院。水殿風亭。曲水爲池。流泉作沼。有大塊小塊玉。正對倒透犀碧玉欄邊。種着那異果奇葩。水晶盆內。堆着那瑪瑙珊瑚。又有廂成。水晶草上。擺列着。端溪硯。象管筆。倉頡墨。蔡琰箋。又有水晶筆架。白玉鎮紙。悶時作賦吟詩。醉後南薰一枕。又有玉侯貴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涼亭。終朝風軒水閣。蝦鬚編成簾幙。鮫綃織成帳幔。茉莉結就的香毬。吊掛雲母牀上。鋪着那水紋涼簟。鴛鴦珊瑚枕。四面撓起風車來。那傍邊水盆內。浸着沉李浮瓜。紅菱雪藕。楊梅橄欖。蓮蕊白鷄頭。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在傍打扇。又有那琳宮梵刹。羽士禪僧。住着那侵雲經閣。接漢鐘樓。閑時常到方丈內。講誦道法黃庭。時來仙苑中。摘取仙桃異菓。悶了時。喚童子松陰下。橫琴膝上。醉後攜棋枰。柳陰中對友笑談。原來這三等人不怕熱。有詩爲證：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黍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樓上王孫把扇搖。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會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們打水澆灌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小廝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桃線。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都用羊皮金滾邊。妝花楣子。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攢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髮。上粘着飛金貼。粉面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攜着手兒。笑嘻嘻驀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裏看着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裏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裏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與你爹這裏梳頭。」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了戴在頭上。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朵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朵來。浸在一隻翠磁胆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摘下恁幾朵來。放在這裏。不與娘戴。」於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一朵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妝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朵花兒與我。我只替你叫唱的。也該與我一朵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你是全不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那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招個先兒。」於是又與了他一朵。金蓮簪於雲鬢之傍。方纔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



兒和西門慶二人在翡翠軒內。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着玉骨冰肌。不覺淫心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李瓶兒按在一張涼椅上。(以下刪去二十三字)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潘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想了想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桶子外潛聽。聽够多時。聽見他兩個在裏面正幹得好。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別的。愛你好個白屁股兒。今日儘着你達受用。」良久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親達達。你省可的擽罷。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吃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兒。」祖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月孕。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既然如此。你爹胡亂耍耍罷。」於是樂極情濃。怡然感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泄如注。婦人在下弓股承受其精。良久只聞的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個不亦樂乎。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來。驀地來到。便問：「五姐丫頭在這裏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湊手脚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會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了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你的臉洗的與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裏。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來。」帶了月琴來。不會。」玉樓道：「我在屋裏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



李浮瓜涼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妻妾四人便了。西門慶居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得多少壺斟美釀，盤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教春梅取月琴來，教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俺們唱你兩個是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也拿了莊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款跨絞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鬢綉春在傍打扇，赤帝當權耀太虛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那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閑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蹙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婦淫兒，單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內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溼，正是：

江河淮海添新水。

翠竹紅榴洗濯清。

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涼院落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裏去，奴也要看姐。」



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於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梁州序。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妝凌亂，聽春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得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妝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能有幾人見。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攜素手，整雲偏，月照紗廚人未眠。合前【節節高】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

扇，芳沼邊，閑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闌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同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撒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手。」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論了一交。婦人道：「怪行貨子，我衣服着出來的，看够了，我的胷膊，淡孩兒他兩個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個壺兒耍子，吃三杯。」婦人道：「怪行貨子，咱往亭子上那裏投去來，平白在這裏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婦人接過月琴，在手內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於雲鬢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



上就昏死了。」那婦人便道：「怪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於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因說道：「我的兒，再二來來越發罷了，適纔你和李瓶兒合搗去罷，沒地據，豈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怪奴才，單管只胡說，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休胡說。」於是按在花臺下，就親了個嘴。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裏。西門慶道：「你叫我聲親達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達達，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的？」兩個正是：

弄晴鶯舌於中巧。

着雨花枝分外妍。

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裏投壺耍子兒去。」走來於是把月琴跨在臍脯上，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春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裏笙歌按。

合前

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尾聲：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間，拚取歡娛歌笑喧。

日日花前宴，

宵宵伴玉娥。

今生能有幾，

不樂待如何。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上，睜眼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但



見：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墮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縷縷。馬乳水晶丸裏。滄漿瓊。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幄。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勞。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着四個涼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琴倚了。和西門慶投壺。遠遠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菓盒。盒子上一碗水泚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裏使性兒的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裏尋你們去。誰知驀地這裏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裏邊攢就的八種細巧菓菜。一搨是糟鷺脰掌。一搨是一封書臘肉絲。一搨是木樨銀魚鮓。一搨是劈酒雞脯翅兒。一搨鮮蓮子兒。一搨新核桃穰兒。一搨鮮菱角。一搨鮮荸薺。一搨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筯兒。安放一張小涼机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登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我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裏略躺躺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先抱了涼蓆枕衾來。婦人分付放下鋪蓋。拽花關門。往房裏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



這西門慶於是起身。脫下玉色紗襪兒。搭在欄杆上。逕往牡丹畦西畔。松牆邊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婦人又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簟枕衾。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於裋席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涼。西門慶走來看見。怎不觸動淫心。於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涼墩上。（以下刪去一百四十四字）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山頂上。一座最高亭兒。名喚臥雲亭。那裏搭伏着棋桌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擡頭看見他。在上面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於是撇了婦人。比及大叢步從石磴上走到上頂亭子上時。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羊腸小道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兒裏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纔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裏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輕抱出到於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摟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們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裏。一時人來撞見。怪模怪樣的。」西門慶問道：「角門子關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來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我投個肉壺。名喚金彈打銀鷺。你瞧。若打中一彈。我吃一鍾酒。」於是向水碗內取了枚玉黃李子。向婦人牝中內。一連打了三個。皆中花心。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又把一個李子放在牝內。不取出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又不好去叫出來的。只是朦朧星眼。四肢驛然於枕簟之上。口中叫道：「好個作怪的冤家。捉弄奴死了。」鶯聲顛掉。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臥在醉翁椅兒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



摸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由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睜開眼醒來看。以下刪去六百六十三字。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火。纔待關花園門。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趕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裏來。」把了幾個李子桃子與他。說道：「你爹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關了花園門。回來房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牀就寢。不在話下。正是：

朝隨金谷宴。

暮伴絲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暮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風波境界立身難。

處世規模要放寬。

萬事盡從忙裏錯。

此心須向靜中安。

路當平處行更穩。

人有常情耐久看。

直到始終無悔吝。

纔生枝節便多端。



話說西門慶扶婦入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着薄縷短襦，赤着身體。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兩個並肩疊股而坐。重斟杯酌，復飲香醪。西門慶一手摟着他粉頰，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鬢斜，驪酥胸半露，嬌眼乜斜，猶如沉醉楊妃一般。（以下刪去二百七十六字）是夜二人淫樂，爲之無度。有詩爲證：

戰酣樂極雲雨歇，嬌眼乜斜手持玉莖猶堅硬。告才郎將就些些滿飲金杯頻勸，兩情似醉如痴。

雪白玉體透靡幃，口賽櫻桃手賽萸。

一脈泉通聲滴滴，兩情膈合色迷迷。

翻來覆去魚吞藻，慢進輕抽猫咬鷄。

靈龜不吐甘泉水，使得嫦娥敢暫離。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脚上穿的那一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攙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蓋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脚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裏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裝憨兒，無故只在這屋裏，你替我老實尋是。」這秋菊三間屋裏，牀上牀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裏討那雙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裏有鬼，搗了我這雙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裏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裏，沒會穿進來。」婦人道：「敢是是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沒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



園裏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我的鞋來。教他院子裏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根前。尋了一遍兒。那裏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

都被六十收拾去。蘆花明月竟難尋。

尋了一遍兒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會見娘穿進屋裏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噎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裏。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教探出他院子裏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裏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裏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裏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他。這奴才看他那裏尋去。」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雪洞兒。花池邊。松牆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裏沒尋哩。」春梅道：「那裏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裏。我看尋哩。尋不出來。我和你答話。」於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牀。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裏。沒的掖溜子捱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你這搥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



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娘的鞋。剛纔就調唆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麼來到這書篋內。好躑躅的事。」于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裏。」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嵌八寶緞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跟兒。藍口全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兒。一隻是翠藍鎖線兒。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脚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略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裏悄悄藏放在那裏。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違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掇了塊大石頭頂在頭上。那時婦人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脚上。嫌房裏熱。分付春梅把妝臺放在玩花樓上。那裏梳頭去。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早晨從鋪子裏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裏正頑着。見陳經濟手裏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與了我耍子兒罷。」經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經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裏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經濟看。經濟便問是那裏的。那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裏耍子。看



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一陣好風搖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姑要菓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經濟接在手裏。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姐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了。」經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要去了。」這陳經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裏。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

時人不用穿針線。

那得工夫送巧來。

經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姐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不是。」這小夥兒方扒步擦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那裏臨鏡梳頭。這陳經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机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攢上戴着銀絲髮髻。還墊出一絲香雲髮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上。打扮的就是個活觀音。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掇過妝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經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經濟道：「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經濟道：



「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罷。」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怪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

「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提擲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看這個好的兒。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選地裏尋。」經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裏。」婦人道：「我這屋裏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經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不往你這屋裏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到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經濟道：「你只好拿爹來。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胆子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想那淫婦教你戲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裏。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益。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送半個不字。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裏無人。咱們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裏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老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裏。與他深的唱個喏。婦人分付：「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經濟道：「我知道。」一面



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裏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要子一節。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銀牙暗咬。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油手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經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在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可有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攬撥他出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說着不肯。倘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剛纔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裏。」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認。說道：「可是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胆奴才。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如何說我是三隻脚的蟾。這個鞋從那裏出來了。」不由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

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提刑所賀千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

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



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臺基頭，要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脚踢，殺猪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躺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昭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裏，問慢慢問他，方知爲拾鞋之事，拾了金蓮一隻鞋，因和陳經濟換圈兒，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侮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毬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他，淫婦王人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於是廚房裏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教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牀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紗袖子睡鞋兒，大紅提跟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鞋上，脚怪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吃小奴才拾了一隻，弄油了我的，那裏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脚上，你不知我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着心裏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萌兒，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稀罕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殺了墮阿鼻地獄。」指



着秋菊罵「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在手裏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腳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麼秘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剝做幾截子。掠到毛司裏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剝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裏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們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個心兒。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怪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跟前行差了禮法。」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了個嘴。兩個雲雨做一處。正是

動人春色嬌還媚

惹蝶芳心軟意濃

有詩爲證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於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百年秋月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吟幾首詩消世慮。

酌二杯酒度韶華。

閒敲棋子心情樂。

悶撥瑤琴興趣賒。

人事與時俱不管。

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花園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那裏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抽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緞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緞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我要做高底的罷」于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玉樓房中倚着護炕兒手中也納着一隻鞋兒哩金蓮進門玉樓道「你早辦」金蓮道「我起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裏趕早涼做些生活等住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遲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因問「你手裏納的是甚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緞子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納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納了這



一隻又衲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不得你們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底穿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裏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咱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咱拿了茶那裏吃去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到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先是春梅拿茶來吃了。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孟玉樓房裏蘭香落後。纔拿茶至。三人吃了。玉樓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鞋好着。你若嫌木底子響脚。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響。」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子偷了。弄油了我的。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裏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裏拾了。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對他爹說。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躺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小厮。說他小厮一點尿不曉孩子。曉的甚麼。便唆調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焦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他大姐姐問他。你爹爲甚麼打你。小厮纔說。因在花園裏耍子。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子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



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跟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賊哩。養漢哩。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臨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廝。好好穿在脚上。怎的教小廝拾了。想必吃醉了。在那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餉成一塊纜。吊了鞋。如今沒的披羞。拿小廝頂缸打他這一頓。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那扯。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興兒說了一聲。說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纜好。老婆成日在你那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時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的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攢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恆屬人。挾不到我井裏頭。」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裏。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邏搶兒和人攘。」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說在心裏。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



獅子街房子裏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正是：

事不三思終有悔。

人逢得意早回頭。

却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一日正在前廳坐，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慶道：「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威儀凜凜，道貌堂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祕談，審格局，決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禮，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貧道姓吳名爽，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管待神仙。神仙道：「周老總兵送貧道來，未曾觀相，豈可先要賜齋？」西門慶



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擡過桌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這神仙暗暗掐指尋紋，良久說道：「官人貴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節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官，是城頭土命，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忒旺了，幸得壬午日干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子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來尅，若你尅我者爲官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熊羆之兆，又命宮駟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有災沒有？」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常在陰人之上，只是多了底流星打攪，又被了壬午日破了，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于今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只多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鬧，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貧道觀之。」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



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頂短。必爲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樁兒好處。還有幾樁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魚尾多紋。終須勞碌。眼不哭而泪汪汪。心無慮而眉縮縮。若無刑剋。必損其身。妻宮剋過方可。」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逸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抽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年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厚。亦主貪花。谷道亂毛。號爲淫抄。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末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

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衆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於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衆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在傍邊觀相。請娘子尊容轉正。那吳月娘把面容朝看廳外。神仙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響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鬢。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樁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道貧道直說。」



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

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道：「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步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髻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着，道：「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

溫厚堪同掌上珠。

威媚兼全財命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



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然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上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盤漸生。多月下之期。觀臥蠶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過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椿好處。還有幾椿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續。鷄犬之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輪。

平生良友鳳和鸞。

綠門財祿堪依倚。

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選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貞。

常時斜倚門兒立。

不爲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仰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



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常受折磨。」

惟夫反自性通靈。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縛脚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强。神急眼圓。爲人急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位。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六定然封贈。但乞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主常沾嗽啣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口若塗硃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祿厚。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化救萬道。周總兵送將過來。可一時之情耳。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收在經包內。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揚長飄然而去。正是：

拄杖兩頭挑日月。葫蘆一個隱山川。



西門慶送神仙出。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人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將今懷着身孕。這個也能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折磨。不知怎的折磨。相春梅後日來。也生貴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們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你我親生養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婿。故說有些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惹了他的頭。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閑遊來。花園大捲棚內。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爲證：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薔薇滿院香。

別院深沉夏草青。

石榴開遍透簾明。

槐陰滿地日卓午。

時聽新蟬噪一聲。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手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叫一個來。拿澆冰。安放盆內。」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送一壺來。放在這冰盃來。湃



着。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露着頭，戴着銀絲雲髻兒，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上房裏吃了。」春梅嘆道：「不進房裏來，把這梅湯放在冰內湃着，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裏大娘和他說甚麼話來？」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自胡亂。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于是把他摟到懷裏，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他：「你娘在後邊，在屋裏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裏，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牀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等我搗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向冰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泝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酒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到金蓮牀房中，掀開簾櫳進來，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牀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鈿廠廳牀，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杆的牀，兩邊榻扇都是螺鈿攢造，安在牀內，樓臺殿閣，花草翎毛，裏面三塊梳背，都是松竹梅歲寒三友，掛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兩邊香毬吊掛，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石鴛鴦枕，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房裏異香噴鼻。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衣褲，上的牀來。（以下刪去四十三字）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



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攪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有個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胆，敢進我這房裏來，只許了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們是拾兒，由着這等撥弄。」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得知道來。」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說了一遍。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撥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掇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牀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當下添湯換水，洗浴了一回。

（以下刪去三百五十七字）

搽抹身體乾淨，撤去浴盆，止着薄繡短襦上牀，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向牀閣板上，方盒中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待斟在鍾上，摸了摸冰涼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篩了來，如何拿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探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裹腳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礮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裏，喃喃呐呐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泔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探過來。」



教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內，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

婦人從新教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掇去酒桌，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拽上房門，兩個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

若非羣玉山頭覓

多是陽臺夢裏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得失榮枯總是閑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醫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家常寸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天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又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怪囚根子，你有甚麼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有看墳的張安



兒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在屋裏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教張安在外邊等等兒。」那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够半日，又走來角門首，整擦問：「姐，爸起來了不會？」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免說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回來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出去見了，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裏聽見，便叫春梅進房間，誰說話，春梅道：「琴童小廝進來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莊子兒，連地要賣，價錢三百兩銀子，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若成了，我教賁四和陳姐夫去兌銀子，裏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我買了這莊子，展開合爲一處，裏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松牆槐樹棚，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們上墳，到那裏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

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鬢，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便問道：「教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你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丁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纔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廚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個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一



姐姐買了房裏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要送與他去哩。」這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瓶兒果然問了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丫頭。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

按下一頭。却說一處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自從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飢餐渴飲。夜住曉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氣燦石流金之際。路上十分難行。評話捷說。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賚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喝了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裏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裏便興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略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籙宮進了香回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到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先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



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裏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於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捧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靴仙人，良工製造費工夫，巧匠鑽鑿人罕見。錦綉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緞，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榼，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於是慌了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便了。」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左右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會。」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衆鹽客都牌提到鹽運司，與了勘合，都放出來了。」太師因向來保說道：「禮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後官擡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解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



慶舅子我觀你到好個儀表。喚堂後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晨。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

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賊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廚下大盤大碗。肉饗花糕。酒如琥珀。湯飯點心。齊上飽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我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裏話。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荆一人。我年也將及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只說你那貴處。有好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于是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已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纔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裏替你差個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來。途間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裏不敢遲滯了你文書。那時喚了個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裏掛了號。討勘



合來回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老爺府裏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勛。即時使印簽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顧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

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在家中聚景堂中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居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蕭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鱗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學。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補錦綉。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裏做甚麼哩。怎的不來吃酒。」綉春道：「我娘害肚裏疼。屋裏搔着哩。便來也。」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搔着。來這裏坐着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裏疼。屋裏躺着哩。我剛纔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那裏是這個月。約他是八月裏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



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們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纔箏排雁柱。阮跨絞綃。啓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云云。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忮擗着。也沒等的唱完了。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就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裏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廝來。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來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於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間他。月娘問道：「李大娘你心裏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驚墜着疼。」去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了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驢子趕了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裏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梢間簷柱兒底下。那裏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嚶嚶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裏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那位主家奶奶。李嬌兒道：「這位大娘裏。」那蔡老娘倒身磕頭去。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蔡老娘道：「你老人家聽我告訴。」

我做老娘姓蔡。

兩隻脚兒能快。

身穿怪綠喬紅。

各樣髮髻歪戴。

巖絲環子鮮明。

閃黃手帕符攔。



入門利市花紅。

坐下就要管待。

不拘貴宅嬌娘。

那管皇親國太。

教他任意端詳。

被他褪衣刮割。

橫生就用刀割。

難產須將拳揣。

不管臍臍胞衣。

着忙用手撕壞。

活時來洗三朝。

死了走的偏快。

因此主顧偏多。

請的時常不在。

月娘道：「你且休閑說。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牀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

「問：大娘預備下。綳接草紙。不會。」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

且說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裏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

「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裏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見他

不是這個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裏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

「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裏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詔刀了。我和你恁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

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

了。若是八月裏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蹠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

那裏尋贖兒去。」正說着。只見雪娥後邊。和小玉抱着草紙。綳接并小褥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預

備下。他早晚臨月用的物件兒。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



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們是買了個母雞不下蛋。莫不殺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兒出來。有些不防頭腦。只低着頭弄裙子。並不作聲應答他。潘金蓮用手扶着庭桂兒。一隻脚趾着門檻兒。口裏磕着瓜子兒。只家孫雪娥聽見李瓶兒前邊養孩子。後邊慌慌張張。一步一跌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裏被臺基險些不會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蔔的拉鹽担子。攘鹹糟心。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裏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門慶慌的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生。走去了。房裏自閉門戶。向床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一日。也正是：

不如意處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這蔡老娘收拾孩兒。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緞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欣悅。晚夕就在李瓶兒牀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早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隣友處。分投送喜麵。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麵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麵。剛打發去了。正在



廳上亂着。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看好孩兒。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姪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要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免了六兩銀子。留下起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妳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

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訴說一遍。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禮太多。無可補報。因問爹原祖上有甚差事。小的說一介鄉民。並無寸役在身。太師老爺說：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割付與了爹一張。填寫爹名姓在上。填註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的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爹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填註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于是把一樣二張印信。割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坐七香車。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攜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對月娘說：「李大姐使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與月娘看了。來保進來。與月娘衆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



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裏。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朋友一概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二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

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豔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全瓶梅詞話





# 金瓶梅詞話

## 卷之四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門慶開宴吃喜酒

家富自然身貴 逢人必讓居先

貧寒敢仰上官憐 彼此都看錢面

婚嫁專尋勢要 通財邀結豪英

不知興廢在心田 只靠眼前知見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本縣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攢造衣服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尺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

用許伯爵借銀子出來把十兩銀子買禮物謝老兄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一手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照顧你東京走了這遭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够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參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那裏區處如今我寫了一摺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見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在旁加美言事



成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伯爵看了文書，因令吳二哥：「你說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够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恆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上官兒，慢慢陸續還他，也是不遲。常言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的鍋。哄了一日是兩响，何況你又在他家會做過買賣，他那裏把你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那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當下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伯爵問守門平安兒：「你爹起來了不曾？」平安兒道：「俺爸起來了，在捲棚看着匠人釘帶哩，待小的稟去。」于是一直走來，報西門慶說：「應二爹和吳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不一時二人進入裏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帶着小帽錦衣，和陳經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哥的手本割付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割付去了，今有手本還未往東平府并本縣下去。」說畢，小廝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一徑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裏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說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錢，水犀角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此爲無價之寶，又夜間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滅。」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們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我們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此帶



是大街上王招宣府裏的帶。昨日晚間一個人聽見我這裏要帶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他這條帶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且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僚間見了也愛。」于是誇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會。」伯爵道：「吳二哥文書還未下哩。今日巴巴的他央我來激煩你。雖然蒙你招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蒙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况他如今家中無錢。他告我說。就是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也并許多銀子使。一客不煩二主。那處活變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幾兩扶持他。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人。休說他舊是咱府中夥計。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從前後外京外府官吏。哥不知拔濟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裏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巴得這些銀子攪纏。」于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提刑所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車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青龍金匱黃道。宜辰時到任。拿拜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俱不必細說。應伯爵和吳典恩正在捲棚內坐的。只見陳經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交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了銀在手。



叩頭謝了。西門慶說：「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

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把小玉配與玳安爲妻。家中平安兒小廝，又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裏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

不結子花休要種。

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西門慶舅子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又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定不肯借與你。這一百兩銀子與你，隨你上下還使不了這些，還落一半家中盤纏。」那吳典恩酬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齒白脣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責絹直裰，京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做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裳，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日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



馬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牌色長承應。吹打彈唱。前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酒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爲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血纓彩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鐵皆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娘。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與月娘斟酒。執壺。堂客飲酒。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見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止戴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牀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書。搭着鋪睡。未曾西門慶出來。就收拾頭腦。打掃書房乾淨。伺候答應。或是在那房裏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裏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乖覺。又清俊。二者又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裏玉簫。兩個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書



房牀地平上插着捧兒香正在窗戶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上房玉簪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來描眉畫眼兒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那玉簪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裏放着哩。」書童道：「在牀南頭安放著哩。」玉簪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他分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圖金補子系布圓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廚櫃裏，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簪且不拿衣服，走來根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鬢這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問他要：「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要。」玉簪道：「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打要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簪故意向他肩膀上擰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由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簪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簪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三宅華主簿老爹送行，在皇薛莊公公那裏擺酒，來家早下午時分，我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那裏吃酒罷了。」玉簪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簪于是與他約會下，拿衣服一直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二日請官家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賞辦東西，添廚役茶酒，預備桌



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那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菓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經濟，招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

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個梨，一個柑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裏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酸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裏邊，三不知，攖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會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袖裏，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裏。迎春和婦人都在上邊，不會下來，止有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裏看哥兒。那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裏？」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只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鷓肉，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裏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裏玉簫和書童兒小厮，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趕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頑梨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說着：「我看篩了酒，今日該我獅子街房子裏。」



我上宿去也。」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久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在裏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壺。玉簪往書房中尋，那裏得來，再有一把也沒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簪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昏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分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他這把壺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簪推小玉，小玉推玉簪，急的那大丫頭賭身發呪，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替他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要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簪和小玉兩個，正亂這把壺不見了，兩個讓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的是些甚麼，你們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簪道：「我在上邊跟着娘篩酒，他守着銀器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心了也怎的。」月娘道：「我省恐今日席上再無閒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看這把壺從那裏出來，等住回嚷的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玉簪道：「爹若打了我，我把這淫婦饒了，也不算。」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不見了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



迎春送壺進來。玉簪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在那裏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俺娘屋裏收着。不知在那裏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裏？」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差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裏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裏。想必必要瞞味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裏就賴他那兩個。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看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裏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被陳經濟來請。說有管磚廠劉太監差人送禮來。往前去看了。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們如同生剎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秘窟窿。嚙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丫頭。養漢做賊。把人合遍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坐了一回。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裏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裏熱鬧。俺們沒孩子的屋裏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裏去了。你還不信哩。這春梅來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他。春梅道：「我來問玉簪要汗巾子來。他今日借了我汗巾子戴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裏？」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裏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攬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裏。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懷子骨撻折了。」玉樓道：



「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呪他。」金蓮道：「不是這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鷄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擡一個滅一個把人躑到泥裏。」正是：

大風刮倒梧桐樹。

自有旁人話短長。

這裏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內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餚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們兩個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你帥府周老爹和提刑夏老爹都監荆老爹。管皇莊薛公公。和磚廠劉公公。有院中知要扮戲的。教你二位只專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們。我教頂頭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

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預先發柬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裏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各人衣帽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坐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荆南江。敝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七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會。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他娘子說不妨事。教



妳子用被裏出來。他大媽屋裏走了。遭應了個日子兒。就進房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裏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他舊時那疾。女舉發了。起不的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爹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們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說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裏。和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妳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睜眼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段毛衫兒。生的面白紅唇。甚是富態。都喝采誇獎不已。伯爵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兒。肚上着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與一柳五色線。上穿着十數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說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他二人重禮。伯爵道：「哥沒的說。惶恐表意罷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鎗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道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椽跟隨。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裏面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都是幘。拴錦帶。花插金瓶。桌上擺着簇盤。定勝。地下鋪着錦綉毬。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官。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還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個喏。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纔是周守備。荆都監。衆人。須臾皆下一派。



簫韶動起樂來。怎的當日好筵席。但見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廚役上來割了頭一道。小割燒鷺。先首位劉內相。賞了五錢銀子。教坊司俳官跪呈上大紅紙手本。下邊簇擁一段笑樂的院本。當先是外扮節級上開。

法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小人不是別人。乃是上廳節級是也。手下寫着許多長行樂備匠。昨日市上買了一架圍屏。上寫着滕王閣的詩訪問人。

請問人說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自說此人下筆成章。廣有學問。乃是個才子。我如今叫傳末抓尋着。請得他來。見他一見。有何不可。傳末的在那裏。末云堂上一呼。堵下百諾。稟復節級有何使令。外云我昨

日見那圍屏上寫的滕王閣詩甚好。聞說乃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我如今這個樣板去。恨即時就替我請去。請得來一錢賞賜。請不得來二十麻杖。決打不饒。末云小人理會了。轉下云節級糊塗。那王勃殿

試。從唐時到如今。何止千百餘年。教我那裏抓尋他去。不免來來去去。到於文廟門首。遠遠望見一位飽學秀才過來。不免動問他一聲。先生你是做滕王閣詩的。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麼。淨扮秀才笑云。王勃殿試。乃唐

朝人物。今時那裏有。試哄他一哄。我就是那王勃殿試。滕王閣的詩是我做的。我先念兩句你聽。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文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末云俺節級與了我這副樣板。身只要三尺。

差一指也。休請去。你這等身軀如何充得過。淨云不打緊。道在人爲。你見那裏又一位王勃殿試來了。皆粧矮子來。將樣板比。淨越宿。末笑云。可充得過了。淨云一件。見你節級切記好歹。小板橋兒要緊。來來去去。到節級



門首末淨外邊伺候淨云 小板櫂兒要緊等進去稟報節級外云 你請得那王勃殿試來了末云 見請在門

外伺候外云 與你說我在中門相待。榛松泡茶。割肉水飯相見科 此真乃王勃殿試也。一見尊顏三生有幸。磕

下頭淨慌外云 小板櫂在那裏外又外云 亘古到今難逢難遇。聞名不會見面。今日見面勝若聞名。再磕下頭去那淨

小板櫂在那裏末 躲過一邊去了外云 聞公博學廣記。筆底龍蛇。真才子也。在下如渴思漿。如熱思涼。多拜兩

拜淨 急了說道。你家爺好。你家媽好。你家姐和妹子。一家兒都好外云 都好淨云 狗舍娘的。你既一家大小都

好。也教我直直腰兒着。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珍珠絡臂鞦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筵前遞酒。席上衆官都笑了。薛內相大喜。叫上來賞了一兩銀子。磕頭謝了。須臾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

彈聲了一個操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

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計較。』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嘆浮生。有如一夢裏。

』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這歸隱嘆世之詞。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

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瑟盒雜記。今日慶賀。唱不的。』

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們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的詞曲中滋味。憑他



們唱罷。夏提刑倒還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一樂工上來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參加官進祿。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這怎的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們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我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家咱們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爲賀。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裏邊交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颺。望上不端不正。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有至更餘時分。方纔薛內相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一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華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吳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喝道而去。正是：

得多少歡娛嫌日短。  
故燒高燭照紅粧。

畢竟後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渾趨時

常言富者貴之基。  
財旺生官衆所知。



延攬宦途陪激引。

貴緣權要入遷推。

姻連黨惡人皆懼。

勢倚豪強孰敢欺。

好把炎炎思寂寂。

豈容人力敵天時。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們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纜好臨了。等我一總賞你們罷。」衆樂工道：「小的們無不用心。明日多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只怕晚了。轎子來了。俺們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裏。不說唱個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們兩日沒往家里去。媽不知怎麼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玉黃李子兒搯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教李銘吳惠唱一回罷。」問道：「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房裏留俺們吃了。」於是齊插燭。磕頭下去。西門慶分付：「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的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有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并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們打攪的哥恁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



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先送過賀禮。西門慶纔生兒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門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見只顧喝采：「好個哥哥。」便叫：「小廝在那里。」須臾兩個青衣家人戧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烟紅官段一疋。福壽庚甯鍍金銀錢四個。追金瀝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

西門慶陪他吃了茶。擡上八仙桌來。先擺飯。就是十二碗暖飯。上新稻米飯。剛纔吃罷。忽門上人來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慌整衣冠出二門迎接。因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敘禮。薛內相方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居首席。席間又有尙舉人相接。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堦下鼓樂響動。笛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陳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

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盒菓餡餅兒。一副豚蹄。兩隻燒鴨。兩瓶酒。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他做乾女兒。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插燭也似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



不的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往。宅裏好走動。慌的月娘連教他脫衣服坐。收拾罷。因問桂姐有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他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門。先望月娘花枝招颺。綉帶飄飄。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等俺們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們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你們坐着多一搭兒里擺茶。」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鄭香兒韓釧兒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搜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拏錫盆。舀了水。與他洗了手。吳銀兒衆人都看他蹣蹣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拏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唱。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家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薛內相。昨日只他一位在這裏來。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快須把人搯擰的魂也沒



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個在屋裏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七八待上坐，你們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今日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爺嚙，遭遭兒有這起攘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甯可在屋裏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拏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麻子在酒席下，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裏拏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小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个小廝跟隨，坐在俺們堂屋裏，只雇不去，急得祝麻子直擲兒，跳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見一見，待一盃茶兒，俺們就去把俺們笑的要不得，只想告水災的好個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貓兒來。」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入着好一向了，這日只散走哩。」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莊子上收頭，會見周兒唱，多上覆你，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個眼色，說道：「我來爹宅裏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馮沒點兒相交，如何却打熱。」桂



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碯確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嗔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勻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你們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裏不題。

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躡屐，身邊蘭麝降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個零布在那裏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啓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日念、雲離守、常時節、白來搶、傅自新、賁地傅，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躑。酒若波流，肴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們唱了，翻來弔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搗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席尊衆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是這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子，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毯，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個，都拉到遞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



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根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遞銀兒道：「二爹，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裏，却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裏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裏收拾了，只雇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丫頭往你家瞧去。說你來了，好不教媽說。我早時就與他姊妹兩個來了，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攙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里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兒，定菓盒，拏東拏西，把俺們往下躡。我還不知道，倒是裏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副膀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說道：「他如今在這里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鴿子計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却認與六娘是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多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裏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裏，在你



那里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那日不是我還坐坐內中有兩個人還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這里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斟出一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膩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搥刺骨兒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里嗔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里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個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四個小曲兒伯爵因問西門慶：「今日李桂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剛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又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們聽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住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日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的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爹韶刀頭里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進小的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箇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



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照打扮出來。衆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髮髻，周圍金釵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趨趨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當不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酒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捧酒。喬大戶到亡欠身道：「到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于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旁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伏侍。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這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個有這等事，俺們不曉的，趁今日衆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里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洒上些水，看出汗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鉄，倒打把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弔過來就是個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由他到明日，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爲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拏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



今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個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歪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攬刀子。好乾淨嘴兒。攬人的牙花已攬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鬪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們聽着。他後邊滑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

這里前廳花橫錦簇。飲酒頑耍不題。

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宿歇。于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廳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他媽媽原來不在屋裏。他怎這般哭。」妮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趕着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的後邊。尋你媽媽去。」纔待解開衫兒。把這孩子。妮子如意兒就說：「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拿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兒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得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李瓶兒與玉蕭在房首。揀酥油蛇螺兒。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眼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什麼。舉的恁高。」



只怕唬着他。他媽媽在屋裏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裏，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濕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裏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門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裏去罷，休要嚇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妳子他哭，你慢慢哄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着他，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喂了妳子，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寒熱起來，妳子喂他，奶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綃緞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裏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奶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嚇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嚇了他，就一字沒得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教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奶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言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陳經濟失鑰詩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人生雖未有前知 富貴功名豈力爲

枉將財帛爲根蒂 豈容人力敵天時

世俗炎涼空過眼 塵紛離合漫忘機

君子行藏須用舍 不開眉笑待何如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見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奶。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拏到衙門里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月娘道：「你在恁的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拏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廝拏飯把去。教姐夫陪他吃。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晨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湖州一個客人。何官兒門外店里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拆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有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



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開，倒好收拾開個絨線舖子，搭個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里，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性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里，說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拏出來。陳經濟已是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裏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雇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里，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買賣。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殲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相貌堂堂，滿面春風，一團和氣。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舖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個姑子住兩日。晚夕宣誦唱佛曲兒，帶坐到二三更分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里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裏要在李瓶兒房裏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裏不耐煩，往他五



媽媽房裏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欸伸綿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住別人房裏去。正是：鼓鬻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滄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席烙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喜歡的屁滾尿流。過這邊來，拿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個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咱整理幾碟子來，節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倒明日少不的教人碯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裏說：「娘和姐姐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分付：「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裏呵，甌子酒去。」不一時，經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經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兒擺着菓菜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化了。」撇了個嘴兒，教春梅：「拿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



吃。」經濟把尋的衣服。放到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箇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經濟說道：「五娘賜我。甯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舖子裏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籬上。那經濟笑着。拿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拿筋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拿筋。故意毆他。向攢盒內。取了兩個核桃。遞與他。那經濟接過來道：「你取笑話。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經濟道：「兒子世上有兩椿兒。鷲卵石。牛騎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經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里吃酒去了。」經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過喬大戶房子里。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經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里住去了。」經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經濟捏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擎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便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們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便了。又奈何他怎的。」那經



濟走到鋪子裏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裏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拏鑰匙。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裏。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頭裏我沒見你拏來。」經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取弔了心。又不知家裏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恁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經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的樣。趁爹不過來。少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沒有。」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經濟道：「六娘捨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俺們拏了他的。一般。」急得經濟。只是油回磨轉。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內。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裏。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鋪子裏。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裏。只揀眼生好的。唱四個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經濟道：「這五娘。就勒指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的兒。」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人的名兒。樹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使心柱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盞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臉兒好唱。」經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菓子花兒。名山坡羊兒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裏結義。相交下來。把你到玉黃李子兒擡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搗的紛紛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



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牛心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弔枝乾兒上。尋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又

我聽見金雀兒花。眼前高哨。撒的我鷺毛菊。在斑竹簾兒下。喬叫多虧了二位。靈鵲兒報喜。我說是誰來。不想是望江南兒來到。我在水紅花兒下。梳粧未了。狗奶子花迎着門子去咬。我暗使着迎春花兒。選到處尋搭。手搭伏薔薇花。口吐香簪。把我玉簪花兒來叫。紅娘子花兒。慢慢把你接進房中來呵。同在碧桃花之下。鬥了回目百草。得了手。我把金盞兒花丟了。曾在轉技蓮下。纏勾你幾遭。叫了你聲嬌滴滴石榴花兒。你試被九花丫頭。傳與十姊妹。什麼張致。可不交人家笑話又了。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我罷了。夥計鋪子裏。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裏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走來俺屋裏尋。」經濟道：「爺嚟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裏騙嘴說一百個。二百個。纔唱兩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裏放你不過。」經濟道：「我還有兩個兒看家的。是銀錢名山坡羊。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墜兒。細絲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擎着黃票兒



請你你在兵部窪兒里。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一旦兒棄捨我把如同印鐲兒。印在心裏。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撥着雙火同兒。頓着罐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潑臉兒冤家。乾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又

姐姐你在開元兒家。我和你燃香說誓。我擎着祥道祥元。好黃邊錢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誰知你將香爐拆爪哄我。受不盡你家虔婆鸞眼兒閑氣。你榆葉榆兒身輕。筆管兒心虛。姐姐你好似古祿錢。身子小。眼兒大。無莊兒可取。自好被那一條棍滑鐙兒。油嘴把你戲耍。脫的你光屁股。把你線邊火漆打磔磔跌澗兒。無所不爲。來呵。到明日只弄的倒四顛三。一個黑沙。也是不值。叫了聲二興兒姐。姐。你識聽知。可惜我黃鄧的金背。配你這錠難兒一儉褶子。

經濟喝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纔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裏。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經濟慌的擎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裏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這孫子。逕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妳子抱他在風裏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着他。」李瓶兒道：「俺們陪着他姥姥吃酒。誰知



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裏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住。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裏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擎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們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興哥看着兩個空工的。在那裏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躲開。等俺們瞧瞧去。」平安兒道：「娘們只顧瞧不妨事。他們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兩個空工。抬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起。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腳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攙住他一隻胳膊。不會打下來。月娘吃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嚇的臉蠟查兒黃了。玉樓便問：「姐姐怎麼上來。尖了腳不會磕着那裏。」月娘道：「跌倒不會跌着。只是扭了腰子。嚇的我心跳在口裏。樓梯子起。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腳。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於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趁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弔下來了。在馬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正是：



胚胎未能全性命。真靈先到杳冥天。

幸得那日西門慶來到沒會在上房睡。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晨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存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里纔得脫衣裳。我說你往他們屋裏去罷。我心裏不自在。他纔往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裏還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裏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了風寒。難爲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倡揚的。一地裏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的唇齒。」

以此就沒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

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鋪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巧于詞色。善于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因此街上人見他是般說謊。順口叫他做韓道國。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裏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乾龜皮。在街上虛飄說詐。掇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個韓希堯。只叫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上有個女孩兒。嫡親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個要手的搗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要使趕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



去了。不想街坊有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脂抹粉，打扮喬模喬樣，常在門首跼立，賤人，人略鬥他鬥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慣，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在牛皮小巷住着，門面三間，房裏兩邊，都是隣舍。後門通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倩老嫗灑堂，或夜晚扒在牆上看覷，或白日裏暗使小猴子在後堂推道捉蛾兒，單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裏幹事。不防衆人賤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衆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拏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搵在手裏，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舖裏，就烘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個來瞧，都說韓道國婦人與小叔犯姦，內中見男婦二人，拾做一處，便問左右站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傍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比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個都是絞罪。」那旁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却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

各人自掃簷前雪。

莫管他家屋下霜。

這裏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舖子裏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



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盃的一頂帽兒。紉網巾圈。玄色段子履鞋。清水絨襪兒。搖着扇兒。在街上闊行大步。搖罷走着。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個是開紙鋪的張二哥。一個是開銀鋪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喜在四門大官府上。開寶舖做買賣。我等缺禮失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櫓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在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謝汝謊道：「聞老兄在他門下做。只做線鋪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鋪生意。只是名而已。今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資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算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在他小書房裏。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中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興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鬧熱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裏什麼說。教我舖子裏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嫂和二兄。被街坊衆人。撮弄兒拴到舖裏。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啞嘴。下邊頓足。就要趑趄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兄。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學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



誰人挽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書童兒因籠攬事 平安兒含恨截舌

自恃官豪放意爲。休將喜怒作公私。

貪財不顧綱常壞。好色全忘義理虧。

狎客盜名求勢利。狂奴乘飲弄奸欺。

欲占後世興衰理。今日施爲可類知。

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見渾家和他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急急走來獅子街鋪子內。和來保計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不論多大事。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裏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道：「沒在宅裏。」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欄院裏抓尋。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峯。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蟾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作辭了何兩峯。與道國先同到的。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裏說說。討個帖兒。只怕明早解



縣上去轉與李老爹案下求青目一二。只不教你姪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磕頭就是了。」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取張紙兒。寫了個說帖兒。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裏。對他說。把一切閑話多丟開。你只說我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侮娘子。衆人稱你兄常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羣住。揪採在地。亂行踢打。同拴在鋪裏。望大官府討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土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裏。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兩邊松牆。松牆裏面。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周圍擺設珍禽異獸。瑤草琪花。各極其盛。裏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里掃地。說：「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只見書童在書房裏。看見應二爹和韓大叔。便道：「請坐。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伯爵見上下放着六把雲南瑪瑙漆減金釘籐絲甸矮矮東坡椅兒。兩邊掛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一邊一張螳螂蜻蜓脚。一封書。大理石心壁畫的幫桌兒。桌兒上安放古銅爐。流金仙鶴。正面懸着翡翠軒三字。左右粉箋弔屏上寫着一聯：「風靜槐陰清院宇。日長香篆散簾櫳。」伯爵于是正面椅上坐了。韓道國拉過一張椅子打橫。畫童後邊請西門慶去了。良久。伯爵走到裏邊書房內。裏面地平上安着一張大理石黑漆縷金涼床。掛着青紗帳幔。兩邊綵漆描金書廚。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尺頭。几席文具。書



籍推滿。綠紗窗下安放一隻黑漆琴桌。獨獨放着一張螺蚶交椅。書篋內都是往來書柬拜帖。并送中秋禮物帳簿。應伯爵取過一本。揭開觀開。上面寫着蔡老爺。蔡大爺。朱太尉。童太尉。中書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處知縣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備。夏提刑。荊都監。張團練。并劉薛二內相。都是金段尺頭。猪酒金餅。鱗魚海鮮。雞鶩大禮。各有輕重不同。這裏二人等候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裏。」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裏不是。巴巴的跑來這裏問。」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裏。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裏請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裏。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一疋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兒。披襖背心兒。護頂之類。在洒金炕上。正鋪着大紅氈條。嬾子抱着哥兒。在旁邊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撒了。這火落在氈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兒。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喚畫童取茶來。不一時。銀匙雕漆茶鍾。蜜餞金澄泡茶吃了。收了盞托去。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韓道國纔待說街坊有夥不道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噙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裏。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舖子裏上宿。家下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個孩兒。左右街



坊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聲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由分說羣住打了個臭死如今都拴在舖裏明早解往本縣正宅往李大人那裏去見他哭哭啼啼敬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帖兒差人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拏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去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慌的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時我拏帖對縣裏說只分付地方改了報單明日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道「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舖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裏聽審。」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句說。」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分付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後邊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鱗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鱗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拏刀兒劈開



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撰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莊子，在五里店，拏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裏辦事，依着夏龍溪，饌了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參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裏，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料着也過了日。那裏希罕他這樣錢，况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相房屋邊，連夜拆了，到衙門裏，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不過我這些情，宰了一口豬，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鱔魚，重四十斤，又兩疋粧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個情分。錢恁自中使。」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個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搵些兒，拏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倒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躑婁的，有事不問，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裏，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先放了四碟菜菓，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酒，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灣灣王瓜拌遼東金蝦，香噴噴油碟的燒骨，秀肥肥乾蒸的劈晒雞，第二道又是四碗煖飯，一甌兒濃蒸的燒鴨，一甌兒水晶蹄蹄，一甌兒白碟豬肉，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纔是裏外青花白地磁盤，盛着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鱔魚，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



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又拘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擺子。只落下韓二。一人在鋪裏。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了那幾個名字。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裏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裏。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去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攪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羣虎棍徒。不由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麼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要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捉住。見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因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裏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什麼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裏？」保甲道：「越牆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



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牆進去。况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即盜了。喝令左右。一拏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况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一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恐嚇他。一你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人情。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說。一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纔好出來。一也有央吳大舅出來的說。一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一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箇說道。一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綉鋪。應大哥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每人拏出幾兩銀子。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過去。替咱們說說。管情極好。一于是車淡的父兄。開酒店的車老兒爲首。每人拏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衆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一你既替韓夥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惹韓夥計怪。一伯爵道。一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如今如此這般。拏十五兩銀子去。悄悄進與他管書房的書童兒。教他取巧說這樁事。你不知他爹大小事兒。甚是托他。專信他說話。管情一箭就上垛。一于是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入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札着玄



色段子總角兒。撇着金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襖兒。涼鞋淨襪。說道：「二爹請容位內坐。」交畫童兒後邊拏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拏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要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廝就拏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里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說話。」伯爵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裏。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多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巧取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分上。衣他再拏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蛇蠍險兒好大面皮兒。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鉛兒。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娘。遞個灣兒。替他說。纔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拏到舖子。擱下一兩五錢來。教買了一罇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子。二錢頂皮酥菓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把下飯送到來興兒屋裏。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不想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了。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罇金華酒進去。李瓶



兒便問：「是那裏的。」畫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李瓶兒在描金炕床上，舒着雪藕般玉腕兒，帶着鍍金鐲釧子，引着玳瑁貓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麼孝順我？是的，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常言說的好：君子不吃無名之食。」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桌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你的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屋裏再加一美言，况昨日衙門裏，爹已是打過他罪兒，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陽。」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鋪撰錢。」于是不吃小鍾，施教迎春取了付大銀衢花盃來，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了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噀飯，揀在一個碟兒里，教他吃。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舖子里，還剩了一半點心，噀飯



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燂酒。請了付夥計。賁四。陳經濟。來興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嚮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眼。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里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視臺下。取着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裏。與小的這個柬帖。是花大舅那里送來。說車淡等。那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在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裏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着一口糯更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輒起。摟在懷裏。兩個親嘴。呷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袴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個在屋裏。正做一處。且說一個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問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裏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擗着。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雇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爹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爸送行。明日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荊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剛纔多到了。逕來報知。果門上哥稟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



方拏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裏面。剛轉過松牆。只見畫童兒在窗外基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窗下。聽覷半日。聽見裏邊氣呼呼的。跳的地平一片聲響。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弔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昏水流手。看見平安兒。畫童兒在窗子下跼立。把臉飛紅了。往後邊拏去了。平安拏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拏了水來。西門慶流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罇金華酒。便問是那裏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罇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拏銀子買。因前日買酒。我賒了丁蠻子的四十罇河清酒。垂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拏鑰匙取去。」說畢。李瓶兒還有頭里吃酒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桌兒。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暖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管待人家。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里書童拏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里。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麼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昨日衙門中。問了一起事。咱這縣中過世



陳參政家。陳參政死了。母張氏守寡。有一小姐。因正月十六日。在門首看燈。有對門住的一個小夥子兒。名喚阮三。放花兒。看見那小姐生得標致。就生心調胡博詞琵琶。唱曲兒調戲他。那小姐聽了邪心動。使梅香暗暗把這阮三。叫到門裏。兩個只親了個嘴。後次竟不得會面。不期阮三在家。思想成病。病了五個月不起。父母那裏不使錢請醫看治。看看至死。不久身亡。有一朋友周二定計。說陳宅母子每年中元節令。在地藏寺薛姑子那里。做伽藍會燒香。你許薛姑子十兩銀子。藏他在僧房內。與小姐相會。管病就要好了。那阮三喜歡。果用其計。薛姑子受了十兩銀子。在方丈內。不期小姐午寢。遂與阮三苟合。那阮三剛病起來。久思色慾。一旦得了。遂死在女子身上。慌的他母親。忙領女子回家。這阮三父母。怎肯干罷。一狀告到衙門裏。把薛姑子。陳家母子都拏了。依着夏龍溪。知陳家有錢。就要問在那女子身上。便是不肯。說女子與阮三。雖是私通。阮三久思不遂。况又病體不痊。一旦苟合。豈不傷命。那薛姑子。不合假以作佛事。窩藏男女通奸。因而致死人命。况又受賍。論了個知情。褪衣打二十板。責令還俗。其母張氏不合引女入寺燒香。有壞風俗。同女每人一拶。二十敲。取了個供招。都釋放了。若不然送到東平府。女子穩定償命。李瓶兒道：「也是你老大個陰騭。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別的罷了。只是難爲那女孩兒。虧那小嫩指頭兒上。怎的禁受來。他不害疼。」西門慶道：「疼的兩個字。拶的順着指頭兒流血。」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拶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的情兒。」這裏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



說道：「你們自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廝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髻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廝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挾着桌頭。且兜輕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裏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道：「左右今日我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里本不待吃。有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恁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個小廝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蔴薰笋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手里。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說道：「你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裏。他還大些。教他接去。」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那小廝應道：「小的在這裏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拏個燈籠接去罷。」于是逕拏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抬轎的。一個叫張川兒。一個叫魏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杠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你爹在家。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門裏沒來家。」平安定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裏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拏燈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去晚了。」



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接纜好。又沒人看守大門。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首。小的纜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里吃酒哩。姐稟問了爹。纜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聽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也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倚逞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里聽着。也沒別人。你脚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裏一個纜尿出來。多少時兒的孩子。拏整綾段尺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就是五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個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個高貴大莊屯人家。老兒六十歲。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里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羣。米糧無數。丫鬟侍妾。只成羣立紀。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個。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里打齋。西寺里修供。捨經施像。那里沒求。到不想他第七個房里。生了個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錦繡綾羅窩兒裏抱人。糊了五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個養娘扶侍。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丟潑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裏裹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莊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裏都夾打了。收在監裏。要送問他。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拏到舖子裏。就硬鑿了二三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噶飯。在來興屋裏。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掇到六娘屋裏。又買了兩罇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前邊舖子裏。和傅二叔。賁四。姐



夫玳安來興衆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哩。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不大胆的蠻奴才把娘們還不放到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裏幹的齷齪營生况他在縣里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乞他弄的壞了。」金蓮問道：「在李瓶兒屋里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恁賊沒廉恥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你便圖毳他那屎屁股門子奴才左右合你家愛娘子。」囑付平安：「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里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老川在這裡聽着也沒走了裏話他在咱家也答應了這幾年也是舊人小的穿青衣抱黑住娘就是小的的主兒小的有話兒怎不告娘說娘只放在心裏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轎上穿着丁香色南京雲袖襖的五彩納紗喜相逢天圓地方補子對衿衫兒下着白碾光絹一尺寬攀枝耍娃娃挑線拖泥裙子胸前攔帶金玲瓏攔領兒下邊羊皮金荷包先進到後邊月娘房裏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娘那里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養活都擠在一個炕上誰住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裏多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吃酒逕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兩個齊拜說道：「姐姐來家早請把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拏座兒與



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盃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胆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麼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的就里正是：

情知語是針和線。

就地引起是非來。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粧旦勸狎客

莫入州衙與縣衙。

勸君勤謹作生涯。

池塘積水須防旱。

買賣辛勤是養家。

教子教孫并教藝。

栽桑栽棗莫栽花。

閑是閑非休要管。

渴飲清泉悶煮茶。

此八句單說爲人之父母必須自幼訓教子孫讀書學禮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陸鄉里各安生理切不可縱容他少年驕惰放肆三五成羣遊手好閑張弓挾矢箭養飛鳥蹴鞠打球飲酒賭博飄風宿娼無所不爲將來必然招事惹非敗壞家門似此人家使子陷于官司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吃打受牢財人公門政出吏



口連累父兄。惹悔就憂。有何益哉。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此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交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卽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犯子我手裏。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題。

且說應伯爵。擎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擎眼兒。睨着他。書童於是如此。這般勸住時說：「昨日已對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裏發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到日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

禍患每從勉強得。

煩惱皆因不忍生。

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揭了。把人家送的。桌面上響糖與他吃。那小廝。千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



房裏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舖子裏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裏和爹幹什麼營生。這書童不聽便罷。聽了暗記在心。過了一日。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晨約會了。不往衙門裏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時分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擎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二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兒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姪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早送了茶去。他那裏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擎帖兒與他瞧。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裏坐下。書童連忙擎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跼立在桌頭邊。良久西門慶呷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摟在懷裏。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裏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上邊又替他弄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畫童在窗外聽覷。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發狠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裏書房中說話不題。

平昔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房中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牆。只見畫童兒在那裏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裏。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裏



面聽見裙子響。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廝。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桌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啞嘴兒說道：「你們悄悄的在屋裏。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略躺躺兒就去。」那春梅那裏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拉起你來。」西門慶怎禁她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她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裏。把門兒插着。捏殺蠅子兒是的。赤道幹的什麼繭兒。恰似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廝在桌子根前。推寫字兒了。我眼張大個的。他便躺刺在床上。拉着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裏。只怕有鍋鏟。吃了他是的。賤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恥。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兩個關着門。在屋裏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裏。還和俺們沾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搵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機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個鯨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什麼件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問我和野漢子要。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廚櫃內。拏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薑紗片子。拏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麼。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這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套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疋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緞。因對李瓶兒說：「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



拏帖去緞子鋪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鋪子裏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罷。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人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你的。」李瓶兒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經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這里西門慶後邊揀尺頭不題。

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西門慶朋友白來搶。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來搶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榻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來搶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說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來搶道：「沒什麼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來搶不依。把榻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來搶。在廳上坐着。迎春兒丟下緞子。往後走不迭。白來搶道：「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這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賤兒白來搶頭帶着一頂出洗覆盃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脚下鞞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後前彎絕戶綻的古銅木耳兒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碌子繩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樞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只見琴童在旁伺候。西門慶吩咐：「把尺頭抱到客房裏。教你姐夫封



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裏去了。白來搶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呈意，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中有事。」白來搶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時間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陞了，新陞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管皇莊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蕭茂德帝姬童太尉姪男童大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自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擎上茶來，白來搶纔擎在手裏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擎着大紅帖兒，往後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來搶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裏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來，穿着黑青水緯羅，五彩洒線揉頭金獅補子圓領翠藍羅襯衣，腰繫合香嵌金帶，脚下皂朝靴，身邊帶鑰匙，黑壓壓跟着許多人進到廳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敘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雲南瑪瑙雕漆方盤，擎了兩盞茶來，銀鑲竹絲茶鍾，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荳泡茶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們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里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着人尋個庵觀寺院，或是人家莊園亦好，教個廚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菜，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來搶



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里去。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三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兒。到沒個人拏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我那裏得工夫幹此事。遇閒時在吳先生那裏。一年打上個醮。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搶的白來搶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桌兒。拏了四碟小菜。帶葷連素。一碟煎麵筋。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那後邊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幾鍾。白來搶纔起身。西門慶送他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來搶告辭去了。

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來。就一片聲的叫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什麼緣故。說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白大叔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榻子坐下了。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裏。」那排軍聞了一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指。只雇繫起來。拶的平



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的回爹不在，他強着進來。」那排軍撈上，把繩子縮住，跪下稟道：「撈上了。」西門慶令：「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杖痕。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撈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朵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頭了起來，提着禪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撈他一撈子。」面撈的小廝殺豬兒似怪叫，這裏西門慶在前廳撈人不題。

單說潘金蓮從房裏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覷。金蓮便問：「你在此聽什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裏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撈了一撈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來搶來，取是爲他打了象牙梳，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道：「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學說蠻稔稔小廝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啜飯在前邊整治了兩方盒，又是一壘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裏，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纔出來，沒廉恥貨來家，學說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裏，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拏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窗下貼着了，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恥的貨，今日挾仇，打這



小廝打的臊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脚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肫蒂兒事。偏歡喜的。這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像烏眼鷄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二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噱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就來家。不是在他房裏。就在書房裏。不知幹的什麼事。我今日使春梅。你看他在那裏。叫他來。誰知他大白日裏。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在書房裏。春梅推門入去。諛的一個眼張失道的。到屋裏。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雇左遮右掩的。先拏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拏了他廂內一套織金衣服來。親自來儘我。說道：「姐姐。你看這衣服好不好。省的拆開了。咱兩個拏去。都做了拜錢罷。」我便說：「你的東西兒。我如何要你的。」教爹鋪子裏取去。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拏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睜着眼兒的金剛。不怕閃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會的。」玉樓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筋的。倒且是有靳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蟹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那門穿廊下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麼兒。」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蟬叫喊的。只



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裏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雇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們笑什麼，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來搶來了。」月娘道：「放進白來搶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瞭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麼。」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弔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挑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邊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裏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們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咱晚，那裏買燒鴨子去。」那席上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裏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裏吃螃蟹不題。

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外邊，打內刺扒着腿兒，走那屋裏，撈的把人揸沙着，賁四來與衆人都亂來問：「平官兒，爹爲什麼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什麼。」來興兒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平安道：「早是頭裏你看着我，那等攔了他兩次兒，說爹不在家，他強着進去了，到廳上榻子門裏，我說你老人家有什麼說，說下罷，爹門外送行去了，不知多咱來，只怕等不得他，說我等等兒，話又不說，坐住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我閑來望望兒，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裏，又不去，爹沒法兒，少不的留他坐，人家知慚愧的，略坐一回兒就去，他直等拏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進來，打我這一



頓說我不在門首看。放進人來了。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強自進來坐着。不虧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興兒道：「爛折脊梁骨的。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麵根軸子爛吊了。」平安道：「天下有沒廉恥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禿。沒廉恥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合的再不爛了。賊亡八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子。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裏沒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得怎麼樣的。閑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闖家裏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正是外頭擺浪子。家裏老婆啃家子。」玳安在舖子裏篋頭。篋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驚的。我慌虧你還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扇金湯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問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賁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閑閑。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爲放進人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麼。也陪撈了一撈子。是好吃的菓子兒。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撈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餛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裏前邊小廝熱亂不題。

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經濟。書章封了禮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



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帶珠翠冠，身穿錦綉袍，來與媳婦一頂小轎，眼隨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鷺，一副啼子，四隻燒鴨，四尾鱒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沒人在家，不取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中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鋪子裏旋叫了：「韓夥計，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老爹，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我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鷺酒，別的禮都令擡回去了。教小廝：「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轎叫來保，看着鋪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

西門慶家中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放上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雇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鷺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裏那裏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裏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拏來，桌上擺了許多噶飯，吃不了，又是兩大盤玉米麵鷺油蒸餅兒，堆集的，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



銅甌兒飾熱了擎來。教書童斟酒。畫童兒單擎後邊擎菓擎菜去。酒斟上來。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裏說。怎的不擎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材。那裏有一個螃蟹。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分付小廝：「把醃螃蟹擄幾個來。今日娘們都不在。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擎了兩盤子醃蟹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手着唱。伯爵道：「這個唱一萬個也不算。你裝籠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粧扮起來。相個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嗔罵：「伯爵。你這狗材。專一歪斯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裏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裏搽抹起來。儼然就是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爺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淡了眉兒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爲你。數盡歸期。畫損了掠兒稍。」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裏小娘兒。



便怎的那套唱都聽的熟了。怎生如他那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獎似也。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虧了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爲李大入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收禮帖兒。封書柬答應。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舖子裏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怕怎的。」書童只雇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廝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頭。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個前腔兒。

「新荷池內翻過雨。瓊珠濺對南薰燕。侶鶯儔心煩。啼痕界破殘粧面。瘦對腰肢憶小蠻。從別後。千難萬難。我爲你。盼歸期。靠損了玉欄杆。」

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席上。答應爹們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豈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第三個前腔兒。

「東籬菊綻開。金井梧桐敗。聽南樓塞雁聲。哀傷懷。春情欲寄梅花信。鴻雁來時人未來。從別後。音乖信乖。我爲你。恨歸期。跌綻了綉羅襪。」



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那韓道國慌的連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那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個第四個前腔兒：

「漫空柳絮飛。亂舞蜂蝶翅。嶺頭梅開了南枝。折梅須寄皇華使。幾度停針長歎時。從別後。朝思暮思。我爲你。數歸期。搯破了指尖兒。」

那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裏說罷。」不一時。賁四身穿青絹褶子。單穗縐兒。粉底皂靴。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連忙取一雙鍾筋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去了。西門慶因問他莊子上收拾怎的樣子。賁四道：「前一層纔蓋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沒有還少。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多沒了。墊地腳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一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里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賁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門外看那莊子人。今早到賃上。同張安兒到那家莊子上。原來是向皇親家莊子。大皇親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們不是要他的。講過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跟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休說木植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莊子。向五被人告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着羅存兒。如今手



裏弄的沒錢了。你若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搥不着熱饅頭。在那壇兒哩念佛麼？」西門慶分付賁四：「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陪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筒骰盆兒，俺們行個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裏取個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掩口說：「六娘房裏哥哭哩，迎春姐教爹着個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教個小廝拏燈籠接去。」因問：「那兩個小廝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個燈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伯爵卽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見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樁兒不會，定罰一大盃酒。」西門慶道：「怪狗材，恁韶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欽此欽遵，你管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教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我唱了個折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慷達，眉蹙春山，眼橫秋水，鬢縮着烏鴉，乾相思，撒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菩薩。」

伯爵吃過酒，過盆與謝希大該擲，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拏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



更四點。可煞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孩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得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個把一碟子葶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了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鋪問可有榧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裏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雇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多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拏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晒。謝希大吃了。」第三該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道：「再斟上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裏有個曲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他此言。諱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於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於是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纔待拏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審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尊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



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下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徒弟把繸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材。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裏飲酒不題。

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擎着燈籠。來吳大衿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裏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衿子那裏肯放。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衿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裏沒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們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衿子纔放李瓶出門。玳安丟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着轎子。跟了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和四位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的時分。月娘問別的燈在那裏。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拿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冷帳。更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裏。擎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擎了兩個來。接娘們。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擎燈來。畫童道。我和他又擎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去了。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勤的奴才。等到家裏。和他答話。月娘道。柰煩。孩子家裏緊等着。叫他打了來罷了。怎的。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雇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



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裏。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起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兒錫錫兒，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汀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廝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擎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着了，冷灶上着一把兒，熱灶上着一把兒，纔好，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攬氣的營生，平白的爹使我接的去，教五娘罵了我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那裏坐着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裏唱哩，娘們瞧瞧去。」金蓮拉玉樓，咱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榻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裝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圈草兒，悄悄兒從後邊作戲，弄在他頭上，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的不了，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却教他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裏睡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什麼話來，春



梅道：「沒說什麼。」又問：「你沒廉恥貨，進他屋裏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往他房裏，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沒法處。」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上房玉簫借了，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的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三等兒九毆，使了接去。」金蓮道：「衣有來，休要與稔稔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進來，使性兒關了門睡了。

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莊子上撰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又行令之間，可可見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於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根，婆兒沒布裙，賁四這狗嘴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莊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莊子，一向撰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這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們冬衣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祇恨閑愁成懊惱。始知伶俐不如癡。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富川遙望劍江西。一片孤雲對夕暉。

有淚應投烟樹斷。無書堪寄雁鱗稀。

問安已負三千里。流落空懷十二時。

海闊天高都是念。憑誰爲我說歸期。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出郊外。接了新巡按。又到莊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有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裏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里翟大爹寄來的書與爹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裏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寫着什麼言詞：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媿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於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理事。敢托盛价。煩贖。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便鴻。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勅回藉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教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生。就忘死了。再想不起來。」吳月娘便問：「什麼勾當。你對我說。」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裏。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來。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粧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寫去。他一封封過銀子來。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想不起來。來保他又日逐往鋪子里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又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的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原差人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我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裏。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他也好謝你。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施捏佛。施燒香。急水裏怎麼下得漿。比不的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教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到說的好容易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在書上。回覆了他去。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里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經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



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爺纔辭朝，京中起身，說翟爹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裏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裏無不奉命。」說畢，命陳經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正是：

意急欲搖飛虎跖。

心忙捩碎紫花鞭。

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御遷早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祕書省正事，給假省親。

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帕兒來說，不在話下。

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擎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暖程酒，麵雞鷺暖飯鹽醬之類。況且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是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擡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到了，就同安進士進城拜西門慶。西門慶已是在叫廚子家裏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問書童兒說：「在南門外磨子營兒那里住。」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



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帽。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敘禮交拜。家童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閱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荆。今得晉拜堂下。爲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輦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幸爲寬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蔡蘊。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祕書正字。給假省親。得蒙皇上俞允。不想雲峯先生。稱道盛德。拜遲。」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雲峯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西門慶家園池花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橋口稱羨。誇道：「誠乃勝蓬瀛也。」於是擡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燕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日。叫甚名字。」於是走向前說道：「小的是裝生的。叫荀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們是那里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們聽。」四



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粧扮過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王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去。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日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荀子孝答應。在旁拍手唱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雖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令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了一箇。吃畢酒。又唱第二個：

「十載青燈黃卷。螢窗苦勉旃。雪案費精研。指望榮親。姓楊名顯。試向文場鏖戰。禮樂三千。英雄五百爭後先。快着祖生鞭。行瞻尺五天。」合前

安進士令荀子孝：「你們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荀子孝答道：「此是畫眉序。小的記得：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際會。異日飛騰。鶯鳳配。今諧繾綣。合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玉種藍田。」

書童兒把酒斟。拍手唱道：

「弱質始笄年。父母恩深浩如天。報無由。媿赧此心縈牽。鴛鴦配深沐親恩。箕箒婦願夫榮顯。」合前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南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拏兩桌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二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佛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先生把手下從者留下一二人答應餘者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里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此去學生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分付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乃一邊僻靜所雪洞內裏面曉騰騰掌着燈燭小琴卓兒早已陳設綺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蔡狀元道「既是記的大官你唱」于是把酒都斟那書童拏住南腔拍手唱道

「紅入仙桃青歸御柳鶯啼上林春早簾捲東風羅襪曉寒尤峭喜仙姑書付青鸞念慈母恩同烏鳥合風光好但願人景長景醉遊蓬島」

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稱道「此子可敬」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席前穿着翠袖紅裙



勒着銷金箍兒。高擎玉傘。捧上酒去。又唱道：

「難報母氏劬勞。親恩罔極。只願壽比松喬。定省晨昏。連枝上有兒嫂。喜春風。棠棣聯芳。娛晚景。極  
柏同操。」合前

當日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在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鋪陳綾錦被褥。就要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回後邊去了。

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驕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擺飯伺候。撰盤酒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贖。」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贖。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此意。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席上出來。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入氈包內。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天各一方。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

博得錦衣歸故里。功名方信是男兒。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玉六兒

吳艸輕舸更遲遲。

別酒重斟惜醉攜。

滄海侵愁光蕩漾。

亂山那恨色高低。

君馳蕙楫情何極。

我恣蘭干日向西。

咫尺烟波幾多地。

不須懷抱重萋萋。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道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教小廝叫住問他：「爹說問你尋的那女子。怎樣的。如何不往宅裏回話去。」那婆子兩步走到跟前說：「這幾日我雖是看了幾個女子。都是買肉的挑担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起來。十分人材。屬馬兒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老婆子。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在門首請進我吃茶。我不得看見他哩。纔弔起頭兒。沒多幾日。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脚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甚麼樣的了。」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什麼。家裏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裏。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的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



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線的。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拏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姐只是家寒。沒辦備的。」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奩奩廂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備子孩兒的鞋脚就是了。臨期還叫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裏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問道：「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里再三有書來。要的急。就對他說。休教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爺。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就是雖不稀罕他的。也略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宅內老爹看了你家孩子的帖兒。甚喜不盡。說來不教你這里費一絲兒東西。一應粧奩陪送。都是宅內管。還與你二十兩銀子財禮。只教你家與孩兒做些生活鞋脚兒就是了。到明日。還教你官兒。送到那里。難得你家姐姐一年半載。有了喜事。你一家子都是造化的了。不愁個大富貴。明日他老人家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也不坐。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



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路排了些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往舖子裏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豔妝濃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西門慶來。馮媽媽先來攬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紅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蹺蹺的兩隻脚兒。茶着老鴉段子。羊皮金雲頭鞋兒。生的長跳身材。紫膳色瓜子臉。描的水髻長長的。正是未知就里何如。先看他粧色油樣。但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嫵嫵娉娉。懶染鉛華。生定精神秀麗。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狂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瑟卓文君。西門慶瞧見。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內暗道：「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晚暗道：「他娘們兒生的這般模樣。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颭。綉帶飄飄。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拏茶上來。婦人取來。抹去盞上水漬。令他去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髻。粉黛盈腮。意態幽花。醖麗肥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氈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



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裏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虧了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晨說了話。就往鋪子裏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裏。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感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哩。」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竟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穿。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拿十兩銀。替他打半副頭面簪環之類。」月娘道：「及緊償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鋪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會。」

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道生受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們。擡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絳花緞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嫁粧。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罐。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裏。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



來保。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秀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

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裏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本等他家裏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翫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了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事忙。我連日宅裏也沒會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的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他那里坐半日。看他意何如。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鍬擲了個銀娃娃。還要尋他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倒沒見他輸身。你老人家明日准來。等我問他。討個話來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打發西門慶出門。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牛皮巷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裏邊房裏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便就有許多事。掛住了腿子。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熱騰騰的飯兒。炒麵筋兒。你吃



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呼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裏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倒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驢驢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的，養女兒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裏，脚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的長俊了，我們不知在，那里晒牙，檯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的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口。」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們說個傻話兒，你家官兒不在，前後去的，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到，我保舉個人兒來，與你做伴兒，你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里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里，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凹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走上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刺子里。」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爹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裏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根前話，就和我說，



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願。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千恩萬謝去了。

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欣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拏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拏籃子。買了許多雞魚。吓飯菜蔬菓品。來廚下替他安排端正。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筋麵餅。明間內揩抹桌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裏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打攪。孩子又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拏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裏坐。房正面紙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段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弔屏兒。上。桌。鑑。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捧兒香。上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拏托盤兒。說道：「你這里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滿爹說。自從俺家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那時有他在家。如今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拼西湊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



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費煩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的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椿頭銀子，怕守備那里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教爹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杌兒上坐下。廚下老媽將吓飯菓菜一一送上，又是兩筋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盃盞盡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廚房裏，老馮陪他，是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

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菜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見無人進來，攙過脖子來，親嘴啣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撻西門慶玉莖，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門。（以上刪去六百一十二字）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纔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耍。」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鋪裏，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那馬回到獅子街房裏去。那馮媽媽專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賣東西。



整理通小慳兒。圖些油菜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裏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裏打勤勞兒。住宅裏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小廝畫童兒。撞見婆子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貓兒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裏走走兒。忙的你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們折洗折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倒說的且是好。寫字的拏逃軍。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鑿匠。我是那鹹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你做了石佛寺裏長老。請着你。就是不閑。成日撰的錢。不知在那裏。」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了。嘴也趕不上在這裏。撰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裏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裏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們外頭替他稍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裝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沒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驢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裏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乞他聒聒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拏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



月裏纔來哩。銀子我還拏在這裏。姐你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裏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將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拏了莊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拏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變料好蒲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來到李瓶兒房裏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大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裏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漿。我明日早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往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得你明日不來。我與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

媒人婆。地裏小鬼。兩頭來回抹油嘴。一日走勾千千步。只是苦了兩隻腿。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一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麗質溫柔更老成。

玉壺明月適人情。

輕回玉臉花含媚。

淺蹙蛾眉雲鬢髮。

勾引蜂狂桃蕊綻。

潛牽蝶亂柳腰新。

令人心地常相憶。

莫學章臺贈淡情。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格子前，擎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媽媽，攬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裏去。俺爹和應二爹說話哩。說了話，打發去了。就起身，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裏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裏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別人。在你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如何計較定了。我對他說，教他兩個明日擎文書來。」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莊子收拾，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銀子貨物兒，湊個千五兒個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驅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裏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遲，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



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教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要錢輸了，吃的光睜睜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裏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廚下，不去兜攪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拏過一邊吃去。我那裏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瞪着，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罐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裏酒，打開篩壺來，俺們吃耶，哪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裏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奩過酒來，提到屋裏去了。把二搗鬼仰人又推了一交，半日爬起來，惱羞變成，口裏喃喃吶吶，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慌，你另敍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的連我罵我，訕我又趕我，休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防頭，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脹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倒了你那裏味，醉了來，老娘這裏撒野火兒，老娘手裏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裏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

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輸了。」



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三搗鬼一溜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裏。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裏。明日帶衙門裏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了。不知走的那裏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裏叫丫鬚錦兒。擎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倒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裏。怎的不替你擎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廚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裏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酒哩。裏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裏打的酒。道吃不上口。我所以擎的這罐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們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裏。又沒個好酒店。那裏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子獅子街那裏。替你破幾兩銀子。買下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裏住去罷。鋪子裏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裏要處自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裏放下桌兒。請西門慶房裏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桌上無非是些雞鴨魚肉。下飯點心之類。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疊股而飲。吃得酒濃時。兩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以下刪去六百十九字）



西門慶與婦人。撲抱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早衙門裏。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拏到提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由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花了。往後嚇了影也。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提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遲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費心。留俺在府裏。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

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已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裏好麼。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裏。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鬟伏侍。衣服頭面。是不消說。第二日。就傾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們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還教我拏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



「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裏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裏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廚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這裏放水，被他撞見了，拏到衙門裏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咱們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裏住去。」韓道國道：「他頭裏不受這銀子，教我拏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裏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倒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

到天明，韓道國宅裏討了鑰匙，開鋪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

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那疋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匹馬，不知口裏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裏纔四個牙兒，脚程緊慢，多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糟，蹺蹺，初時着了路上走，把驢息跌了許多，這兩日纔吃的好些兒了。」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只好長騎。」



着每日躡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裏。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丟了。今早來衙門裏來。旋拏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裏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殺。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階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閒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

得多少金尊進酒浮香蟻。

象板催箏唱鷓鴣。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裏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靠定幃屏。彈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便使春梅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

銀箏夜久慙慙弄。

寂寞空房不忍彈。

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犯江兒水。以遣其悶。在床上和衣兒又睡不着。不免：

悶把韓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的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來到，敲的門環兒響，連忙使春梅去瞧他。回頭：「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于是彈唱道：

「聽風聲嘹唳，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裏欲待去剔續，見西門慶不來，又意見懶的動，且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只是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暗想負心賊，當初說的話兒，心中由不的我傷情兒，想起來，今夜裏，心兒內焦，誤了我青春年少，誰想你弄的我三不歸，四捕兒着他，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多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西門慶穿着青絨獅子補子，坐馬白綾襖子，忠靖段巾，皂靴棕套，貂鼠風領。李瓶兒替他接了衣服，止穿綾做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西門慶分付：「叫孩兒睡罷，休要沉動着，只怕說醒他。」迎春于是拏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日吃酒來的早？」西門慶道：「夏龍溪還是前日，因我送了他那匹馬，今日全爲我費心治了一席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裏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我嫌他麝香飲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兒，就



是幾碟醉雞兒吓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擎杌兒在旁邊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裏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綉床愁懶睡。

低垂錦帳綉衾空。

早知薄倖輕拋棄。

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屋里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截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由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論殺人好恕。情理難饒。負心的天鑒表。好教我題起來。又是那疼他。又是那恨他。心癢痛難掃。愁懷悶自焦。叫了聲賊。狠心的冤家。我比他何如。鹽也是這般鹽。醋也是這般醋。磚兒能厚。瓦兒能薄。你一旦棄舊憐新。讓了甜桃。去尋酸棗。不合今日教你哄了。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合想起來。心兒里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爲人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



癡心老婆負心漢。悔莫當初錯認真。

常記的當初相聚。癡心兒望到老。誰想今日他把心變了。把奴來一旦輕拋不理。正如那日被雲遮。楚岫水滄藍橋。打拆開鸞鳳走。到如今當面對語。心隔千山。隔着一堵牆。咫尺不得相見。心遠路非遙。意散了。如鹽落水。如水落沙相似了。情疎魚雁杳。空教我有情難控訴。地厚天高。空教我無夢到陽臺。夢斷魂勞。俏冤家。這其間心變了。合想起來。心兒裏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西門慶正在房中和李瓶兒吃酒。忽聽見這邊房里彈的琵琶之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響。」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教迎春那邊安下個坐兒。放個鍾筋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你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地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上。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轉請着你不。」金蓮坐在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裏。隨我自生兒由活的。又來揪採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



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里擺下棋子了。咱們閑着。下一盤兒。賭盃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們自去。我摘了頭。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嚙着來。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教春梅拏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日瘦的像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裏。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

爲郎憔悴減容光。

閉門不顧閒風月。

任恁梅花自主張。

羞把菱花來照。娥眉懶去掃。暗消磨了精神。折損了丰標。瘦伶仃不甚好。

西門慶拏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拏什麼比的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由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摟過膊子來。就親了個嘴。舒手被里。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才齊插在他腰里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正是：

香褪了海棠嬌。衣惚了楊柳腰。

說道：「我着香腮。拋下珠淚來。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里流罷了。」

悶下無聊。攘攘勞勞。淚珠兒。到今滴盡了。合想起來。心裏亂焦。悞了我青春年少。撒的人來。有上稍。



來落下稍。

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攬掇過他這邊歇了。正是：得多少腰瘦，故知閒事惱；淚痕只爲別情濃，有詩爲證：

自從別後減容光。

萬轉千回懶下床。

虧殺瓶兒成好事。

得教巫女會襄王。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醮仙官。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搵鮫綃，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了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廿兩銀子，買了一所門面兩間倒底四層房屋居住。除了過道，第二層間半客位，第三層除了



半間。供養佛像祖先。一間做住房。裏面依舊廂着炕床。對面又是燒煤火炕。收拾糊的乾淨。第四層除了一間廚房。半間盛煤炭。後邊還有一塊做坑廁。俱不必細說。自從搬過來。那左近街坊隣舍。都知他是西門慶。夥計。又見他穿着一套兒齊整絹帛衣服。在街上搖擺。他老婆常插戴的頭上黃纒纒。打扮模樣。在門前跼立。這等行景。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嬸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鋪子裏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多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穿着器用的。比前日不同。看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衙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一盒肉。一盒銀魚。兩菓菜餚蒸酥。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拏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喜頓首拜」。西門慶揭開盒兒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送這厚禮來。」分付玳安。連忙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一個出家人。你要使的頭節尾。常受他的禮。到把前日李大姐。生孩兒時。你說許了多少願醮。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起來。我許下一伯廿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這個大謊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原來都這願心壓的他。此是你幹的營生。」西門道「既恁說。正月裏。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這廟裏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裏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裏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這廟與罷。」因問玳安「他廟



裏有誰在這裏。」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了禮來。」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兒連忙跨馬磕頭，說：「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讓他坐，說道：「小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下邊履鞋淨襪，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那到旁另坐下。西門慶換茶來吃了，說道：「老爹有甚鈞語分付？」西門慶道：「正月裏，我有些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在你本院，也是那日，就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分付，隨問有甚人家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旦日，那個日子罷。」徒弟道：「此日又是天誕，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那日開大殿與老爹鋪壇，請問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也是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廿分清醮，一向不得個心淨，趁着正月裏還了罷，就把小兒送與你師父，向三寶座上討個外名。」徒弟又問：「請問那日延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教你師父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桌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封了一兩酬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裏連阡張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二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罈南酒，四隻鮮鷺，四隻鮮雞，一對豚蹄，一脚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經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



往衙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踉隨。前呼後擁。送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的寶旛。過街榜棚。進約不上五里之地。就是玉皇廟。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天宮般蓋造。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金釘米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繡幙。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祥雲影裏。流星門高。接青霄。瑞霞光中。鬱羅臺直。侵碧漢。黃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白玉京中。現臺光百千萬億。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淨穉左右。堦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寶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會獻御香花。玉陛下。四相九卿。朱履肅朝。丹鳳闕。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萬天教主。玉皇張大帝。頭戴十一冕旒。身披袞龍青袍。腰繫藍田帶。按八卦九宮。手執白玉圭。聽三皈五戒。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響。只此便爲真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由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閭闔。迓金輿翠益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六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恩。九轉玉樞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昊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灌手畢。鋪排跪請上香。鋪毡褥行禮。叩壇畢。原來吳道官諱宗吉。法名道真。生的魁偉身材。一臉鬚鬚。襟懷洒落。廣結交好。施捨見作本宮住持。以此高貴達官。多往投之。做醮席設甚霽整。迎賓待客。一團和氣。手下也有三五個徒弟徒孫。一呼百諾。西門慶會中。常在建醮。每生辰節令。疏禮不缺。何況西門慶。又做了刑名官。來此做好事。送公子寄名。受其大禮。如何不敬。那日就是他做齋功。主行法事。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四宿大袖鶴縵。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三寶。保安增延壽命。尙不能以報老爹大恩。何以又叨受老爹厚賞。許多厚禮。誠有愧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酬。薄禮表情而已。敘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廠廳。名曰松鶴軒。多是朱紅亮桶。那裏自在坐處待茶。西門慶四面粉牆。擺設湖山瀟洒堂中。椅桌光鮮。左壁掛黃鶴樓白日飛昇。右壁懸洞庭湖三番渡過。正面有兩幅吊屏。草書一聯。引。兩袖清風舞鶴。對。一方明月談經。西門慶剛坐下。就令小廝棋童兒。擎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裏。西門慶道。也罷。分付棋童快騎接去。那棋童從山門裏面牽出來騎了。一直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怎敢惹罪。各道多從四更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并玉皇參行醮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多是整做。將官兒的生月八字。另具一字文書。奏名于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壽齡。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裏又添了二十四分。



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五十八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兒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方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醮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申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干洪造言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蒞任刑名每思圖報恭逢盛世仰賴嶄嶄是以修設清醮共廿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醉祝皇王之巨澤又修設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良願又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爲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是慶要祈坐羣無虞臨願有慶恭對將男官哥兒寄于三寶殿下賜名吳應元期在出幼圓滿另行請祈天地位下告許清醮一百廿分位續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淨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于化覃俯賜勾銷謹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伏延官道修建靈寶答天謝



地報國酬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日近清光出入金門而有喜喜加美秩褒封紫誥以增榮一門長叨均安四序公和迪吉公于道力今滿方來  
「謹意」

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揭開第一張說道「此是棄世功果彰發文書申請三天三境上帝十極高真三官四聖泰玄都省及天曹大皇萬滿真君天曹掌醮司真君天曹降聖司真君到壇證監功德的奏取又揭起第二張此是申請東岳天齊大生神聖帝子孫娘娘監生衛房聖母元君并當時許還願日受禱之神今日勾銷頌願典者祠家侍奉長生香火三教明神勾銷老爹昔日許的願款及行下七十五司地府真官案吏主者到壇來受追薦護送亡人生天此一稟是玉女靈官天神帥將功曹符使土地等神捧奏三天門運遞關文此一張王清總召萬靈真符高功發遣公文受事官符此一張是召九斗陽芒流星火全終大將開天門的符命」看畢此處又到一張桌上揭起頭一張來「此是早朝開啓請無佞太保康元帥九天靈符監齋使者嚴禁齋儀監臨廚所此一張是請正法馬趙溫關四大元帥崔盧寶鄧四大天君監臨壇監門及玄壇四靈神君九鳳破機大將軍淨壇蕩穢以格高真此一字是早朝啓五帥箋文晚朝謝五帥箋文此一字是開關二代捲簾化壇真符此一字是請神霄辟非大將軍鳴金鍾陽牒神雷禁壇大將軍擊玉磬陰牒此一字是安鎮五方真人雲象東方九炁鎮天玉字真文南方三炁鎮天玉字真文西方七炁鎮天玉字真文北方五炁鎮天玉字真文中央一炁鎮天玉字真文請五老上帝安鎮壇垠證監功德俱是五方顏色彩畫的此一



字早朝頭一遍。轉經高上神霄玉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第二遍。轉經高上碧霄東極青華生大帝第三遍。轉經高上青雷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午朝第四遍。轉經高上玉霄九天雷祖大帝第六遍。轉經高上泰霄六天洞淵大帝晚朝第七遍。轉經高上紫霄經波天主帝君第八遍。轉經高上景霄青城益算可幹司丈人真君第九遍。輕轉高上絳霄九天採訪使真君九道表箋。掠剩報應幽枉積逮起四司謝四司箋。此又一字。是午朝高功捧奏拜進三天玉陛黃素朱衣。并遣旨介直符醮吏者。當同日受事功曹護送章表殿遞云盤關文一字。是三天持寶籙大將軍。并金龍菱龍騎吏火府賈簡童子靈寶諸符命不可細數。此一字是晚朝謝恩誠詞都疏。及一百八十表醮經醮雲鶴馬子儀分錢馬滿散關文。又一桌案上。此是哥兒三寶蔭下寄名。外一家文書符索牒劄。其餘不暇細覽。請謝高功老爸今日十分費心。西門慶于是洞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砧碌碌插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諸衆一派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雲織法箋。脚穿雲根飛易朱履。手執牙笏。關發文書。發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三寶案左右兩邊上番。西門慶于是睜眼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層供三清四御八極九霄十極高真。雲宮列聖中層山川嶽瀆社會隍司福地洞天方輿博厚下層冥官幽壤地府羅郡江河湖海之神。水國泉扃之衆。兩班醮筵森列。合殿官將威儀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箋銀燈散彩。天地亭左右金童玉女對對高張羽蓋。



玉帝堂兩邊執盃捧劍。重重密布幢旛。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垂沆瀣。金鍾撞處。高功來進奏。虛皇玉珮鳴時。多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美蒙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猛勇。道衆齊宣寶懺。上瑤臺。斟水獻花。真人密誦靈章。按法劍。踏罡步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寰。

西門慶剛遶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裏。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裏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麼。吳親家這裏點茶。我一總多有了。不消拈出來了。」那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真個俺們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拈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油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放了兩張桌。桌上堆的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寬去衣服。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諛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擲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是有些小膽兒。家裏三四個丫鬚。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貓狗都不敢到他跟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裏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



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問李銘：「你們怎得知道。今日我在這裏打醮。」李銘道：「小的今早晨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爸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還不快買禮去。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爸。本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盒粗茶兒。與爸賞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多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子一張大插桌。簇盤定勝。高頂方糖。菓品各樣。托葷蒸碟。鹹食素饌。點心湯飯。又有四十碟碗。又是一罈金華酒。哥兒的一頂黑青段子緞金道髻。一件玄色紵絲道衣。一件綠雲段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濼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縑。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美果。擺在桌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紙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盒擔內。共約八臺。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賞了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

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裏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羹果。插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裏送來了。又有許多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又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姐姐。你看道士家也精細的。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緞的。這雲兒又



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脚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裏有老婆。想必是顧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個帽子。那裏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囉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瑣。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是個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姓了。」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們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忍。拏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們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裏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多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多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們都是劉湛兒鬼兒麼。比那個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李嬌兒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幫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頂牌。和兩道索。說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付李瓶



兒：「你把這經疏納個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金蓮見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麼小道士兒倒好相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便道：「五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尿也有一托盤。」月娘連忙教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裏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桌面多散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會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就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經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爸來了。」經濟道：「爸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末了。纔拜懺消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裏。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揉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能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岡才在門首站了一回。只見陳姐夫騎了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們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裏尋鐘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這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腔兒恰好今日打醮。只好了你吃的恁憨憨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有。」陳經濟道：「爸見醮事還沒



了。恐怕家裏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裏答應哩。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裏？」經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叔和謝三叔，李銘又有吳惠兩個小優兒，夜黑不知纏到多咱晚。今日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在根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們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怎叫他花大舅？」經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姐嫁鄭恩，睜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早出兒子，不知他什麼帳兒，只是夥裏分錢就是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裏恁汗邪胡說了。」陳經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跄跄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房中掌上燈燭，放下桌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擡了桌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桌兒，衆人圍定，兩個姑子在正中間，磕下香，秉着一對蠟燭，都聽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說道：

蓋聞大藏經中講說一段佛法，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昔日唐高宗天子咸亨三年，中夏記是不題，却說嶺南鄉泡渡村有一張員外家，豪大富，廣有金銀，呼奴使婢。員外所取八個夫人，朝朝快樂，日日奢華，貪戀風流，不思善事。忽的一日出門遊翫，見一夥善人，馱載香油、細米等物，人人稱念佛號，向前便問：「你這些善人何往？」內中一人答曰：「一者打齋，二者聽經。」員外又問：「你等打齋聽經有何功德？」衆人言說：「人生在世，佛法難聞，人身難得，法華經云：



說的好。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今生不捨。來生榮華富貴。從何而來。古人云。龍聽法而悟道。蟒聞懺以生天。何況人乎。張員外到家。便叫安童去後房請出你八個奶奶來。不一時。都到堂前。員外說。婆婆我今黃梅寺修行去。把家財分作八分。各人過其日月。想你我如今。只顧眼前快樂。不知身後如何。若不修行。求出火炕。定落三塗五苦。有夫人聽說。便道。員外。你八寶羅漢之體。有甚業障。比不的俺女流之輩。生男長女。觸犯神祇。俺們業重。你在家裏修行。等俺八個替你躲罪。你休要去罷。正是。

婆婆將言勸夫身。

員外冷笑兩三聲。

大師父說了一回。該王姑子接偈。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李瓶兒。西門大娘。并玉簫。多齊聲接佛。王姑子念道。

說八個衆夫人。要留員外。  
你如今下狠心。撇下妻子。  
閃得俺姊妹們。無處歸落。  
從小兒做夫妻。相隨到老。  
兒扯爺女扯娘。搥胸跌脚。  
告丈夫。休遠去。在家修行。  
痛哭殺兒和女。你也心疼。  
好教我一個個。怎過光陰。  
半路里。丟下俺。倚靠何人。  
一家兒。大共小。痛哭傷情。

金字經



夫人聽說淚不乾。苦勸員外莫歸山。顧家闔兒女永團圓。休遠去。在家修行都一般。

白文

員外便說：「多謝你八個夫人。我明日死在陰司。你們替我就罪。我今與你們遞一鍾酒。明日好在閻王面前承當。」飲酒中間。員外設了一計：「夫人與我把燈剔一剔。」員外哄的夫人剔燈。一口把燈吹死。諛的八個夫人失色。連忙叫：「梅香。快點燈來。」員外取出鋼刀劍。諛殺八個衆夫人。

又偈

老員外喚梅香把燈點起。  
那一個把明燈一口吹死。  
若不說一劍去這頭落地。  
有八個老夫人慌忙跪下。  
你分明一口氣把燈吹死。  
你若還殺了俺八個夫人。

將鋼刀拿在手。指定夫人。  
圖家財。害我命。改嫁別人。  
一個個心害怕。倒在埃塵。  
告員外。你息怒。饒俺殘生。  
吃幾鍾紅面酒。拏劍殺人。  
到陰司。告閻君。取你真魂。

員外冷笑。便叫八個夫人：「你哄我當身吹燈不認。如何認我陰司就罪。八個女流之輩。倒哄男身。笑殺年高有德人。」說的八個夫人閉口無言。員外想人生富貴。都是前生修來。便叫安童連忙與



我裝載數車香油米麵各樣菜蔬錢財等物。我往黃梅山裏打齋聽經去也。

金字經

夫人聽我說根源。梵王天子棄江山。不貪戀要結萬人緣。多全捨萬古標名在世間。

員外今日修行去。親戚隣人送起程。

念了一回。吳月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麼。」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素菜兒。兩碟鹹食兒。四碟兒糖薄脆蒸酥。菊花餅。拔搭餛飩子。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着二位師父。用一個兒大妗子說：「俺們不當家的。都剛吃的飽。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插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裏。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不當家。老身吃的可勾了。」又道：「這碟兒裏是燒骨朶。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裏。把眾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頭裏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與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裏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王小的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搗來聽什麼經。」當下眾丫鬢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搽抹經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晚參禪打坐。四祖禪師。觀見他不是凡人。定是個真僧出世。問



其鄉貫住處姓甚名誰員外具說前因一遍。弟子把家財妻子棄了，實爲生死出家。四祖收留座下，做了徒弟。白日教他栽樹，夜晚椿米。六年苦行已滿，驚動護法韋馱尊天，驚覺四祖，教他尋安身立命之處，與了他三座寶貝，斗篷蓑衣，灣棗棍，往南去濁河邊投胎奪舍。尋房兒居住，三百六十日，經果圓成。你如今年紀高大，房兒壞了，傳不得真妙法，度脫不得衆生。直說到千金小姐，姑嫂兩個，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磕困上來，就住房裏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楊姑娘、大妗子，守着聽到河中漂過一夥大鱗桃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唱了一個耍孩兒：

一靈真性投肚內，這個消息誰得知。人人不識西來意，呀的一聲孕男女。認的娘生鐵面皮，纔得光明際。崑崙頂上轉大千沙界，古彌陀分南北東西。

說千金小姐來到嫂子房中，吃咱兩個曾在濁河邊洗衣，見了那老人，問咱借房兒住，他如何跳在河內，說的我心中驚怕，又吃了一個仙桃。我如今心頭膨悶，好生疑悔，腹中成其身孕，正是：

十月腹中母懷胎，千金小姐淚盈腮。

千金說在誘房成其身孕，心中悔無可奈，忍氣吞聲。

一個月懷胎着如同露水，兩個月懷胎着纔却朦朧。

三個月懷胎着纔成血餅，四個月懷胎着骨節纔成。



五個月懷胎着。纔分男女。

六個月懷胎着。長出六根。

七個月懷胎着。生長七竅。

八個月懷胎着。着相成人。

九個月懷胎着。看看大滿。

十個月母腹中。準備降生。

五祖投胎在母腹中。因爲度衆生。婆婆男女不肯回心。古佛下界轉凡身。借胎出殼。久後度母到天宮。

五祖一佛性。投胎在腹中。

權住十個月。轉凡度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兒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搵在月娘裏間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咱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雞鳴叫。」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裏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裏宿歇。只有兩個姑子。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甌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裏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後來這五祖長大人。怎生成了正果。王姑子道：「這裏爺娘見他有身孕。教他哥哥祝虎。把千金小姐。趕將出去。要行殺害。多虧祝龍慈心。放他逃生。走在垂楊樹上。自縊。驚動天上太白李金星。教他尋茶討飯。隨緣度日。不覺十月滿足。來到仙人莊神廟裏。降生下五祖。紫霧紅光。罩滿了廟堂。小姐見孩兒生下。就盤膝端坐。心中害怕。不比尋常。後又到天喜村王員外家。場裏宿歇。場中火起。拏起見員外。見小姐顏色。就要留下做小子。母兩個下拜。登時把員外夫人。多拜死了。家奴院公。拏住子母。後員外甦省過。說道：「只怕是好人。」



留在家中。養活六歲。五祖方說話。不由為母的。一直走到濁河邊枯樹。取了三莊寶貝。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遂成正果。後還度脫母親生天。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有詩為證：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稻糧。

畢竟末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鬢金蓮市愛

善事須好做。

無心近不得。

你若做好事。

別人分不得。

經卷積如山。

無緣看不得。

財錢過壁堆。

臨危將不得。

靈承好供奉。

起來吃不得。

兒孫雖滿堂。

死來替不得。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裏。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們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蹣滑了。把個六七個



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孩子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六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裏吊在樞子裏。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月娘道：「我只上他家樓梯子窄狹。不知怎的一脚滑下來。還虧了孟三姐一手扶住我。不然一吊下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強如別人。你看他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們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常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了好不美滿。抱的小廝兒。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是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拏酒洗了。燒成灰兒。揀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算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讓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裏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庵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裏法華庵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家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裏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跑出來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的。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倒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



姑子道：「好奶奶，傻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各人多睡了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西門慶打朝裏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裏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桌席，吳大舅先來了，留往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們吃了半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昨日甚是難爲吳親家，破費了許多錢。」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裏去，走到前邊書房裏，捶在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多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吃茶食，他不吃，丫頭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醮醮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於是戴上緞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項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媽媽抱罷。况自你這蜜褐色挑繡裙子，不耐污，撒上點子，贖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你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裏睡炕床上，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裏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倒去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頭上戴着銷金道髻兒，身穿小道衣兒，項圍符索，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裏，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噙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裏使



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你這樣的大白日強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醮事等的晚。晚夕謝將。又整酒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時分。還一頭在這裏睡回。還要往尙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了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笋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裏還不待吃。等我去喝些湯罷。」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兒見他去了。一屁股坐在床上。正中間。脚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裏。說道：「倒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裏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襠裏。拏裙子裏的沿沿的。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爸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軍備馬。午後往尙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

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父說。好歹往薛姑子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兒纔來罷。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僧尼牙婆。決不可抬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講天堂地獄。談經說典爲由。背地裏說釜念款。送煖偷寒。甚變事兒。不幹出來。十個九個。都被他送上災厄。有詩爲證：



是有淄流不可言。深宮大院哄嬋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走在月娘房裏，陪着衆人坐的，走到鏡臺前，把髮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梳髮，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段子裙，要裝丫頭，哄月娘衆人耍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裝扮起來，活像個丫頭，等我往後邊去，有那屋裏，有紅布手巾，替替蓋着頭，對他們只說他爸又尋了個丫頭，說他們說，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裏走，走到撞見陳經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必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如此，這般這般。」般經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裏，衆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經濟道：「娘你看，爸平白裏，叫蕭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牽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經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他就去了。」丫頭便教他們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勾了，又要他來做什麼？」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麼多，俺們多是老婆當軍，在這屋事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裏，原來春梅打燈籠，叫了來安兒，小廝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瓶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裏，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



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哧的笑了。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丑姐成精死了罷。把俺們哄的信了。」玉樓道：「大娘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瓶兒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裏。等爹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丫子出去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你怎許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裏教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裏。我不哄你。你不信我。我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胆子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脚兒不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燈影下。睜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梳髻。裝丫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旁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刺刺對着主子坐着。道撒臭。個他這個主子兒了。」月娘笑道：「你趁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裏間屋裏。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髮鬆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



哩話。就戴上鬚髻了。衆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裏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們吃着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教玉符拿帖兒與西門慶瞧。見上面寫着：

十日二寒舍薄具菲酌奉屈魚軒仰冀貴臨不勝榮幸右啓大德望西門慶大親家老夫人粧次下書眷末喬門鄭氏斂衽拜。

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黃四叫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們來。扮西廂記的。你們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西門慶看畢。說道：「明早叫來與兒買四樣飾品。一罈南酒。送了去就是了。你們在家看燈吃酒。我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丫頭。燈下豔遞濃抹。不覺淫心蕩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這金蓮就知其意。行陪着吃酒。就到前邊房裏去了。冠兒挽着杭州攢重勻粉面。復點朱唇。原來早在練中。先預備下一桌酒。齊整菓菜。等西門慶進房。婦人還要自己與遞酒。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喜甚。樓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菜酒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裏已是遞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裏酒兒不算。這個是奴家業兒。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樓在懷裏。膝蓋兒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到十二日。喬家請俺們多去。只教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是下帖兒。多請你們。」



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妮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的家裏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們多有衣裳穿。我老道只自知數的那幾件。沒件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服一家分散幾件。裁與俺們穿了罷。只顧放着。怎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衆官娘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長是說着。你把臉兒聽着。」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們儂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向他們多有。我身體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去處搯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畫樓燕語。不肯卽休。覆應卽再聚雲情。一時不肯卽休。整狂了半夜。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打開出南邊織造的夾板羅段尺頭來。使小廝叫將趙裁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一面使琴童兒叫趙裁去。這趙裁正在家中吃飯。聽的西門慶宅中叫。連忙丟下飯碗。帶着剪尺就走。時人有幾句誇誇這趙裁好處：

我做裁縫姓趙。

月月主顧來叫。

針線緊緊隨身。

剪尺常掖靴鞦。

幅摺趕空走儂。

裁彎病除手到。

不論上短下長。

那管襟扭領拗。



每日肉飯三食。兩頓酒兒是要。  
剪裁門首常出。一月不脫三廟。  
有錢老婆嘴光。無時孩子亂叫。  
不拘誰家衣裳。且交印鋪睡覺。  
隨你催討終朝。只拏口兒支調。  
十分要緊騰挪。又將後來頂倒。  
問你有甚高強。只是一味老落。

不一時走到。見西門慶坐在上面。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氈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意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板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多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羅段子袍兒。兩套粧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儻造不在話下。正是：

金鈴玉墜裝閨女。

錦綺珠翹飾妹娃。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七種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初版

金瓶梅詞話 第二冊

普及本實價三角  
特印本實價四角

著撰者  
校點者  
主編者  
發行所

笑笑生

施蟄存

施蟄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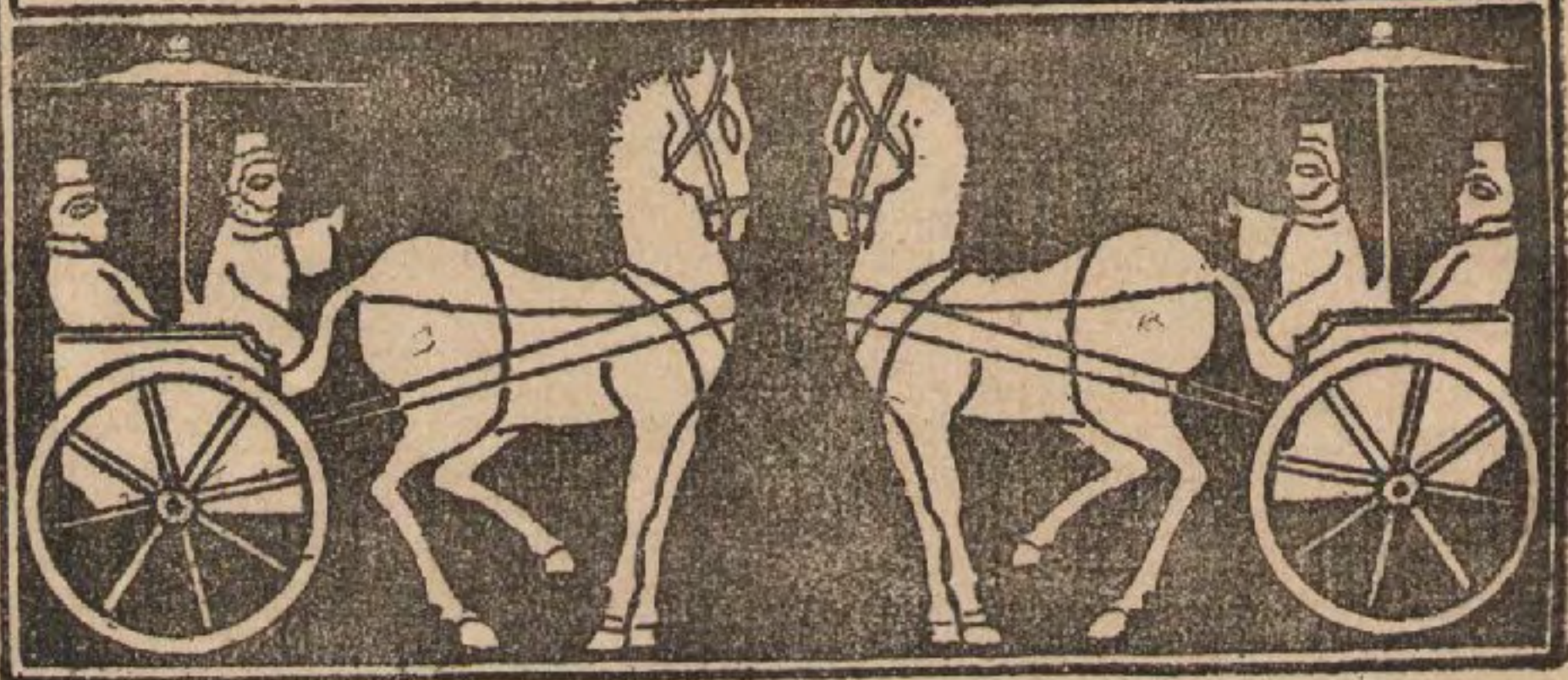
張靜廬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一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一三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國家圖書館



001101054



48

籍